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四百八十一

臺省部二十五

輕躁

譴責

輕躁

伯陽有言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誠哉聖人之言也若夫失重而後輕失靜而後躁固將蹈于匪
彙而自底於不類况乎臺省分職名器為重必由德舉以契民
望而

魏晉以來史氏所載乃有營求封爵希假榮祿得位則志滿失
權則怨生人或驟遷不能相下已未成績已云久次非唯形於
辭色至有列於奏疏蓋失前王所以淳貞退之風生也儒所以著

崇讓之論矯時瑱俗抑有旨哉

魏王粲為侍中與和洽杜襲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驟乘至其先敬不及洽襲襲嘗獨見主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咲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畫侍可矣悒悒於此歎無之乎

晉荀勗為中書監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博管機事又失之甚固固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傅玄為司隸校尉獻皇后終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持節

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之以弘訓宮為殿內

制玄位在卿下

玄志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

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度紀奏玄不敬玄亦自上表不以實坐免官

成公簡為中書即時周馥已為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以自

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

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

宋謝靈運太祖時為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以名輩才

應參時政初被徵召便以此自許既至太祖唯接以文義每時

宴止贊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

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直援種竹樹董驅課公役

無腹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文

又不請急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帝賜

假東歸

王華為侍中時王輔弘政而弘弟曇首為太祖所任與華相埒
華常為己才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何衍性躁動為黃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
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怒罵
賜死

庾炳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
炳之為人強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
無術學不為中望所推

王僧虔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時甲族多不居憲臺王氏以
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徵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
處我亦可試為之耳聞者無不笑之

南齊王融為中書自恃人地三千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
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折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驕何
得稱為大夫

陸惠曉除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惠曉舉酒曰陸惠曉年逾
三十婦又領選始作尚書即卿輩乃復以為慶耶

茹法亮為中書通事舍人以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勅宣尉除
法亮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
人也到法亮垂涕而出

梁沈約為僕射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
端揆有志台司咸謂為宜而高祖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
與徐勉素善遂書臣情於勉勉為高於言祖請三司之讓弗許

但加鼓吹而已

范雲為吏部尚書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

陳蔡徵為吏部尚書啟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奈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切而所啟拜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

後魏郭欽初宣武時為左僕射先是梁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楊欽祚上表宜勅揚州選猛將軍之朝議從之出為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初孝文太和已前朝法允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荐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至誠冲謂

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謂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列職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之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

裴植自兗州刺史累遷度之尚書性非柱石所為無常其自兗州刺史遂也表請靜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為恠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已任謂人曰非我雖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而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士率多侵侮皆此類也

高聰為光武大天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
表翻為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亦侍帳幄同
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
令為尚書復更尚書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為叨濫推之倫
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政有半階
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過通顯推秩論資似如少進語望此官
人不顧易臣自揆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於臣
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詭雖外
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
宇文忠之為中書郎六年常好榮利遇尚書省考選右丞預選
者皆射策中之入試焉既獲承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
之色識者笑之

北齊魏蘭根初為岐州刺史除儀同三司蘭根既預義勲位居
端揆至是始許復岐州封永興縣侯邑千戶

孫搴為左光祿大夫世宗初欲之鄴總之朝政高祖以其年少
未許搴為致言乃果行恃自此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
徐之才自在僕射出為兗州刺史後主徵之尋左僕射闕之才
曰自可復禹之績後主武平元年除尚書左僕射

尉瑾為吏部尚書左僕射閨門穢雜為世所鄙及高官任重便
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順言不可諮承既居大選稱日
驕狼

陽休之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

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謂其所親云我非奴何
意忽有此授

魏收為尚書右僕射收碩學大才然性偏不能達命躰道見當
途貴游每以言色相悅而心內實有所忌人不能知

周叱羅協為司會中大夫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
矜高朝士有未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
事体當時莫不笑之

唐朱前疑為駕部郎中是時有契丹之役前疑出馬三匹以
助軍未幾抗表求階級者數四朝廷鄙其貪且特令還馬歸
私第

張均玄宗時為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為宰輔常為李林甫聽
抑及林甫卒依輔權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
頗惡之羈希烈之政事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伐之仍以均為大
理卿既大失望意常怏怏

裴延齡德宗真元中為祠部郎中集賢院直學士崔造作相以
易度支之務令延齡知度之東都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歸
本官延齡不待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張延賞惡其輕進
出為昭應令

韋渠牟貞元中為諫議大夫風貌佻躁無君子器志尚不根道
德衆雅知不能以正理開弘帝意

裴均為右僕射交結權倖得貴位在班列嘗踰位而立御史中
丞盧坦請退均之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

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為右太子時人歸咎於均

楊歸厚為左十遺元和七年八月己丑延英宰臣對訖歸厚次請對時憲宗坐久宣令後坐曰對來歸厚堅詞固請宰相諭之不退帝乃召見歸厚首諭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銜求試其詞甚人逾刻而罷十二月丙申勅左十遺楊歸厚可國子主簿分司東都歸厚好矜夸敢言前請對時帝怡色優假之歸厚謂已得君已深自責直誠章疏詞述或過老舊例卿士婚嫁多借郵遞院於京尹府縣亦為之設具歸厚將娶婦謂已官處近侍當動以聞率然奏請帝責其輕肆遂黜為宰臣李絳營救之帝怒益甚李吉甫謝引用之失方稍解焉

張平叔元和末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平叔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嬖倖多俾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禮常奏事畢降階復昇又有論奏佻盪輕脫帝每為笑容之在班列間玩狎即更譁津無忌請變權監法請宰相為之使因以自求樞机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授已整衣冠以俟人多笑之前後散失官錢四十萬貫御史按得其實故貶之

李翱敬宗時為禮部郎中有文學性疆褊自謂詞藝當知制誥以久未遂志常鬱不樂寶歷二年十一月因面數宰相李逢吉之過既而謂假滿百日乃授廬州刺史

舒元輿為刑部員外郎文宗大和五年八月以其上表累請劾

用并進章疏朝廷責其躁速自伐故授著作郎分司東宮
後唐鄭希閱為金部員外郎莊宗同光二年差充澧即使副希
閱進狀乞換章服帝欲懲之改差祠部員外郎李應休

蕭希甫明宗天成初為諫議大夫初希甫至盧華惡之俄而華
為河南府訟論事發希甫乃上疏論華與章說罪狀華等既貶
擢為右散騎常侍希甫性既褊忿躁於進取封章言事自比魏
徵屬明宗郊禮宿齋前一日百官閱儀於殿前詰旦群官趨班
次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鳳翔節度
使李曦於月華門外即下候班定整衣冠或坐或立希甫與西
省班入赴殿前禮畢歸省希甫召朝堂驅使官堂頭直省面責
之曰宰相樞使與諸人比肩事主何得見西省官安坐失禮又

云皇城内一人天子更無兩人三人

于嶠天城初為戶部員外郎知制誥踰歲當轉未行聞周舍程
遜轉舍人甚怒退朝謁宰相趙鳳欲以言訟鳳知其故辭未之
見乃叱閹伯省吏語言不遜揮袂而去吏讚於鳳言嶠詬詈之
溺於客次鳳怒立翌日上章貶謫

李琪為尚書右僕射長興已後尤為宰執所忌琪凡有奏陳靡
不望風橫沮然琪雖博學多才拙於遵奉時晦如時不可為然
猶多岐求進動而見排由已不能鎮靖也

何澤為倉部郎中充書判萃扶考試官澤於宰相趙鳳舊同戎
幕屢以情告求為給事鳳怒其躁且欲抑之乃遷太帝少卿勅
未下有宗人堂吏告之澤便稱新銜上章訴屈其畧云臣伏尋

近例自即中拜給諫者即崔摠張延雍是也臣在即署日有勤勞無罪左遷有同排擯事下中書宰臣奏澤新命未行便敢稱謂聞天下不知澤於何處受此官位侮弄朝綱法當不敢遂改太僕少卿致仕

漢李璘初仕後唐歷工部戶部尚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敦叙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侯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寘僕於朝行諸尹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璘日生妄動切欲為宰相人望非允璘乃引偽吳覲人見樞密使安重誨云吳國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令公一信即來歸向重誨不察事機即以實然因出玉帶與覲者令歸工估其數千緡經歲無所聞竟成虛語初璘以此曲中與得宰相乃左授行軍司馬閔帝應順初以兵部尚書使潭州聞末帝即位謂左右曰吾義合作相被人阻滯否泰之道信然吾於太相公事舊太祖公作帝矣才輔宜然從者相慶璘至荊州留信宿告高從誨求賀升極貢物言已必當輔弼從誨知其所求翌日延召酒闌從誨謂使副馬承翰曰朝廷大僚孰有相望承翰素不悅璘所為即對曰朝士間相望者崔居儉尚書姚顛左丞盧文紀太常又其次今聞拜矣諸士皆無相望璘赧然不悅從誨坐中素今日報狀示璘姚顛命相制下璘曰吾老矣安能輔大政知稅駕之所矣

周賈緯初仕晉為中書舍人虜陷京師隨虜至真定諸將逐麻

答後與公卿還朝授諫議大夫緯以次綸閣此望丞迎之拜
及廷諫署深懷舐望廣順初為給事中上言曰臣又塵西掖近
綴東臺既居封駁之官兼處編修之職凡闕聞見合補聰明苟
避事不言是上孤至聖臣聞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前書所以載言之者誠千古大君恐有髮毫之私也臣
覩陛下降赦後晉行恩敕武臣之內咸協舊規文吏之中未符
通論臣竊見改轉朝官自太子少保尚書丞即內例超秩資昇
進者不過數人餘並止加一階或自右入左上下都不畫一臣
伏思階勲爵邑至為重事當以德勞次第而進遇慶澤不可妄
如况官者代天理物國家公器雖有親昵無得輕授故曰官不
必備唯其人若才稱其官常時當有顯議能不副職因便無宣
濫升以公器而為普恩而有差等一厚一薄何疎何親臣不敢
封還制書以阻成命欲乞陛下顯詢故事爰下有司不次超拜
者必徵殊美以第進秩者須守常規望明廷再欲僉陞願陛下
曲留省察兼有前朝非為執政見排左授官秩者及在官無累
或丁憂已滿未蒙叙遷各許進狀以自申明或驗顯於蹤由幸
特頒於制命或期効用不至沉埋則免使得路者自伐自矜結
思私室失意者愈嗟愈歎派怨功朝官陛下明聖之規表陛下
均平之德將恢至理以至大和時中書議朝臣加恩以漢隱帝
三年之內稀有改轉故商量西班上將軍統軍全吾及東班三
署又次不遷者因加溥澤依資序進其餘月限合贊者加秩三
階階已高叙勲進爵邑示普恩而已時李穀魚崇諒趙上文改

為丞郎故逆轉數人用其員闕緯切於進用謂當路者有私有恨竇貞固禹珪每發論形於顏色大祖召見又奏漢朝遷改不平有員外郎盧振者自殿中侍御史超十資授左司員外郎大祖驚誅又殿中平轉中行員外郎今授前超行一資今云十資蓋調上以求媚也

李詳廣順中為吏部侍郎時兵部侍郎盧價先改吏部侍郎奉使未還詳繼授先謝及價復命入班臺吏叙價在上詳曰朝廷故事授官同者先謝在上况詳舊任也乃勃然出班臺吏竟以詳居上非故事也

李知順廣順中自諫議大夫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於求賢素聞知順狂猾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譴貴近自謀進取至是又上章求為過海使帝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除名逐于沙門島也

譴責

夫黜其不端所以正邦典已而無愠所以保士常其有侍從禁闈周旋帝幄參切近之職典清要之任或處躬之匪恪蒞事之靡精視履之致愆操心之多辟而乃罹於公憲加乎威讓身被斥免以從吏議至乃嬰絀煩令遵承縵禮知力不逮成乎違闕斯亦國章之所及焉復有內敦直操聿修仁行遭橫怒之攸及以朴忠而獲戾者良可嗟矣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坐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効為不敬詔免為庶人

王章為諫議大夫元帝初擢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所陷免官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譖素害崇知見其跡因奏崇與宗旋通疑有姦請法帝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帝怒下獄窮治死獄中

唐林為尚書僕射司隸孫寶奉請治中山孝王母馮太后獄傳太后大怒哀帝順指下寶獄林爭之帝以林朋黨比周左遷噉煌

王林卿為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

後漢虞詡順帝永和初為尚書令以公事去官

蔡衍為議將符節令順帝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屬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張俊與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厲鋒氣節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之二人聞恐因即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司空袁敞子遂封上之皆不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受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論死也

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

穀門洛陽北面中門

鄧太后馳騎以減死論魏諸

葛誕明帝時為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帝惡之免誕官

蜀楊儀先主為漢中王時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

來敏後主時為元祿大夫坐過黜敏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

晉華廣惠帝時為尚書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

孔坦元帝時為尚書即有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免官

刁協為尚書有郎盧緄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不迴協令威儀牽梓緄墮馬至協前車而後釋御史中丞熊遠奏免協官

蔡謨成帝時為吏部尚書會冬蒸謨領祠部主事忘設明帝位與大常張全俱免白衣領職

宋謝景仁晉末為吏部尚書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紕白衣領職

傅隆文帝時為民部尚書以正直受鄙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

顧琛為尚書庫部即帶本邑中正舊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慶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蔡興宗孝武時為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景帝

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鑠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在直請急謂朗別帝知大怒坐屬疾多白衣領職袁粲初名愨孫孝武時為吏部尚書皇太子冠孝武臨宴東宮愨孫勸顏師伯酒伯師不飲愨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帝帝嫌愨孫以寒素凌之因此發怒出為海陵太守泰始三年為僕射遷尚書令坐選武衛將軍

江柳為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為彭城太守尚書令

殷常明帝時為度支尚書坐屬父道矜疾及身疾病甚是為有司所奏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病常愚習惰又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

王謏明帝時為中書舍人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之

陸澄為尚書殿中郎即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

罰一日并受千杖

南齊薛淵武帝時為散騎常侍帝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乘虜槁下先是勅羗虜槁不得入伏為有司所奏免官見原

王奐武帝是為尚書右僕射本州中正校籍即王植屬吏部即禮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奐意坐植免官

梁陸杲高祖時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中曹即拜日八座丞即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

王騫為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高祖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
騫舊野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帝遣
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勅所
取不敢言酌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
忤旨出為興太守

謝幾卿高祖時為尚書左丞以在省署夜者犢臯禪與門生登
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官

庚仲容為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

顧協為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寔繫大殷
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聞後高祖知之
曰寔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

公由是免

陳陸山才為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所
奏免官

後魏封懿道武時自慕容寶民部尚書歸闕除給事黃門侍郎
帝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踈慢廢還家

張彝孝文時為尚書引襲常山正素孫昭廉殿中郎帝將為齊
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昭曰阿倪昭小字驂愚誰引

為即於是黜彝白衣尚書昭遂停廢

陸叡為尚書令時廣陸王羽字叔離為大尉錄尚書事領廷尉
卿孝文謂羽曰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
頻於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今黜汝錄尚書

廷尉但居特進大保又謂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
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偽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
不成大責已致小罪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光贊曰
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機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
不在卿討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謂
少師未久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曰叔
父既非端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
少保之任以不能存意可解少保又謂常廉尚書于泉曰卿履
歷卑淺超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
負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
羽曰卿恭勤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常侍守尚
書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澗曰卿始為守尚書未合考績

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謂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
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
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伏羲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
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 尚書論卿之罪應合
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收麟故不能別致責二丞可以白衣
守本官冠服祿恤盡削奪若二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
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
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為中大夫守
常侍奪祿一周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孝文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旻皆拔才而

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郡婦人輩竒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為網舉天下網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如此便一令史矣何往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為使小人間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帝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官謝罪

崔侃以竊級為中書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亂之失官

李彥為諫議大夫孝文考績謂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

邢昕孝明時為中書侍郎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初劾免官乃為述躬賦

北齊宋游道東魏末為御史中尉東萊人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道習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游道而判之曰游道稟性道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瘡疵人物性與郎中闡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家推窮便是虛妄共道習凌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王松年文宣時為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帝怒禁止之人加校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

崔瞻為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止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學措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

唐邕為尚書令封晉昌王尉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

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謹侍中斛律
孝鄉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

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時為天官都府司總六府事以職污被
踈以上柱國歸第乃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
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
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謨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
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
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署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
母共居

李德林為內史令初後周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
書已出地官府急復改賜崔謙帝語德林曰夫人欲得與其舅
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造并覓
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為
王謙宅替開皇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
氏強奪於內造舍帝命有司斷還價值遇蘇威自長安至奏云
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
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
請計日追贖帝因責德林德林請勘文簿及本換宅之意帝不
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
道巡省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不便於民賞於愛增公
行貨賄帝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署來
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慕毀深非帝王設法令之義臣

望階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
帝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耶初林父為大尉謔議以
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
謔議帝甚銜之至是復庭議悞意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
密此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孝治天下恐斯
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
罔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罔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
以一州相遣尔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望內史
令請預散恭侍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立園死且
不恨帝不許

蘇威為納言開皇中從上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仁壽初復
拜尚書右僕射文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帝還御史奏
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帝怒詰責威威拜謝帝亦止
楊約煬帝時為光祿大夫時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
華陰見其兄墓還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

唐裴矩太宗時為民部尚書奏突厥殘暴之處戶請給絹一匹
太宗曰朕治天下唯誠與信不欲空存恤之名而無實但戶有
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公私之至也治書御史孫伏伽進
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欲苟釣虛名用心若
是豈當朝寄請鞠其罪太宗從之其後計口為率貧人賴焉
許敬宗為中書舍人貞觀十年百官為文德皇后緣經率更令
歐陽詢狀貌醜異眾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

洪州都督府司馬

劉允濟中宗時為鳳閣舍人神龍初坐與張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長史

竇希玠為工部尚書神龍中坐以子死祕不發喪冒充懿德太子宜婚使左授太子詹事

李繁德宗時為左拾遺貞元十五年七月詔以山南西道節度都虞候嚴礪為本道節度使宣詔畢諫議大夫苗極給事中許孟容李容素陳京補闕王紆等並歸門下省或議以嚴礪資歷既淺人望亦輕遽領旄節恐未允當既然雜論言議喧然繁上言昨除拜嚴礪眾議以為不當極等已三度表論未蒙見聽許孟容問極實論奏首極領頤而笑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

云李元素陳京王紆並見極及孟容言議三司使詰之極狀云實於眾中言曹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極實言三度極請依眾狀由是貶極萬州刺史繁播州參軍同正段平仲為監察御史磊落尚氣節嗜酒敢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事或不理中外畏帝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常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懼各自循默耳使某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會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廩賑卹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當奉使因得對及入坐粗陳本事帝察平仲意有所蓄以陳歸在側不言及事奏畢當出仲平獨不退欲有啟帝因兼留陳歸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言因誤稱其名帝怒叱出之平仲倉皇又誤直趨

御帳後陳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亦因此名顯張
或貞元十四年自刑部侍郎徐衛尉卿初有詔令三司使推按
僧法湊獄不叶頗甚中丞宇文邈上表辭官不許或時又疾病
請歸休帝意以為假托事故或改官邈受替令刑部郎中宇文
炫同推事以邈與炫宗姓又改之

裴郁為兵部員外郎郁褊狹但獨見自是因徵本曹尉利錢苛
細寡恕令史九四十人並曹而逃信宿招綏乃復詔移郁開宮
乃左授太子洗馬罪令史之首惡者笞四十

楊於陵憲宗時為戶部侍郎元和初以考策登進直言為累出
為嶺南節度使

崔迥音列為右部補闕李諒為左拾遺元和二年咸以文游猥雜

迥貶為長水縣令諒貶為澄城縣令

王涯為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元和三年四月詔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舉人第三等牛僧孺皇浦湜李宗閔等委中書門下優
與處分是時牛僧孺皇浦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權倖
惡其抵己有不中第者注解其策同為瑁排言王涯與外甥皇
浦湜登科不先上言遂左授涯為都官員外郎考官吏部員外
郎韋貫之為果州刺史數日再黜為巴州刺史涯為虢州刺史
楊歸厚為左拾遺元和七年十二月勅曰楊歸厚頃以詞藝擢
於諫垣自處班行頗修職業但列於清近當慎威儀以婚姻之
私假借公館表章上獻慢贖則多俾移秩於國庠仍分曹於洛
邑可國子主簿分司東洛歸厚將娶婦為己官處近侍當動以

聞率然上章借郵遞院帝責其輕易遂黜焉

鄭良宰為通事舍人元和十一年四月勅鄭良宰如聞本非士

族豈容塵忝班行宜削所授官通事舍人知館事楊造輕有論

薦頗乖言慎宜罰一月俸

嚴公衡為右司郎中韋弘景為吏部郎中元和十三年出公衡為和州刺史弘景為緜州刺史初張仲方以駁李吉甫謚得罪或謂仲方之儀皆弘景教之公衡又助成焉故有是命

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元和十五年正月貶建州刺史景儉初坐竇群自監察御史貶江陵戶曹轉忠州刺史授代至京除豐州刺史延英辭曰景儉恃有中助因盛言已屈退及華門遽宣不令赴郡除倉部員外郎未一月拜中大夫性凌物自高視將

相如匹庶因酒則誇傲尤甚至是宰臣奏逐之制曰夫士之出處必辯其正邪人之踐修宜勵其始終苟不容於公論誠難追於國章况其擢自宗支常探儒術荐歷臺閣亦分郡符而動或違仁行不由義附權倖以虧節通奸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群議難息據因緣之狀當寘嚴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勉於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刺史

李益為右常侍元和十五年入閣失儀侍御史許康奏乖錯俱待罪各罰一月俸

李師素為兵部員外郎元和十五年九月坐與令狐楚親出為資州刺史

李渤穆宗時為考功員外郎長慶元年五月貶為虔州刺史渤

既請書宰臣下考時論不一而識者以宰輔官不止疏陳列而越職釣竒非盡事君之正道也至是杜元穎等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狂躁聖恩舍貸且使守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又留在朝轉恐生事遂出之

楊嗣復為庫部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十二月諫議大夫李景儉與起居舍人溫造等自史館同飲乘醉遂入中書面誥侮宰相景儉貶彰州刺史造貶其州刺史嗣復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雖能先起亦合有懲宜罰一年俸

張權輿為左拾遺敬宗寶曆一年坐前侵毀裴度出為河中府虞鄉縣令

裴夷為右拾遺文宗大和元年正月夷與直史館李虞集賢修撰劉軻各罰一月俸以送桂州觀察使劉栖楚至藍田縣經宿方理為監館驛御史所舉也

韋處厚為考功員外郎早為宰相韋賢之所重時賢之以議兵不合上意處厚坐反善出為開州刺史

楊虞卿為吏部員外郎大和三年三月勅三司推勘吏部渝濫官事其間要切節目皆如臺按李賓過狀稱虞卿奴受錢三百千勘是察知自送府縣奴已決責錢亦納官又稱送錢并買婢等是悉無證據但虞卿兩年專判曹務偽濫六十餘人連甲團空近日無例遂令祿位制自猾徒雖能續自舉明終失從前鈐轄况勘官知偽又不公論隱闕報銓每將私用公私且乖於檢下事理故難於守官宜停見任餘准前勅處分

常厚叔為左補闕大和四年十月貶為河中府河西縣令右補闕內供奉張文規為河南府溫縣令右拾遺內供奉南卓為江陵府松滋縣令是三人裴度先所引擢不厭公議至是度出鎮執政者採公論而去之卓與厚叔時人尤以為當

舒元興為刑部員外郎大和五年貶為秘書省著作郎仍分司東都以其上表累請効用并進文章朝廷責其躁進自伐故有此授

王直方為右補闕大和九年出為興元府城固縣令直方始為鎮州冊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節度使劉從諫自以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酣頗以語侵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疏帝雖嘉之然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遺之

崔祐為工部侍郎克皇太子侍讀大和九年貶為洋州刺史吏部郎中張諷為夔州刺史考功郎中史館修撰克皇太子侍讀蘇滌為忠州刺史戶部郎中楊敬之為連州刺史殿中侍御史楊儉為恩州司戶監察御史李邵為端州司戶

臣欽若等按文宗本紀時李訓

鄭玄用事不附已者即是貶黜

梁王舜卿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乾化二年九月大祖北巡迴至化黃縣勅舜卿等駕發魏州之初扈從不至各罰兩月俸後唐李璘莊宗時自宗正卿遷工部侍郎同光三年七月初罰罪賞功天朝常憲掩瑕宥過前聖格言工部侍郎李璘宗正少卿李瓊等早在公途忝居班列靡畏思慎各犯刑章因補置官

吏之秋見詐偽依違之迹自招罪狀合寘嚴科但以嘗預臣寮始當興復特示哀矜之旨俾寬流譴之文降秩趨朝殊為輕典推思念舊所宜慎思鑄可責授朝散大夫司農少卿瓊可責授

朝議郎守太子中舍初魏州興建李鑄為宗正卿李人為少卿趙州昭應縣有獻祖宣皇帝建初陵小祖

光皇帝啟運陵臺令許之時偽稱宗子者數百宗寺既無譜牒無憑證

啟運陵臺令許之時偽稱宗子者數百宗寺既無譜牒無憑證

臺令李瓊莫測其由憑百姓世為書郎而補之其人既至本處招

庇項言是陵園地入建絳旌豪視長吏復侵奪近基民田百

封祖下公卿訪王尊號者皆無舟陽竟陵之號其為百姓宗正

司吏皆伏法瓊鑄以不闕覈實謬補姦人貶之蓋以有鑄從龍

王承弁為祠部郎中明宗長興元年九月以奏狀皆縫著姓罰

壹月俸

裴坦為司封郎中長興二年八月渭州刺史石可珠母在而所司悞入贈封之甲勅旨可珠母王氏可別封太原縣君裴坦黜檢不精罰一月俸本行令史委吏部派內銓量罪科決

晉王權高祖時為兵部尚書天福三年十月詔曰王權昨差北

朝國信使堅不肯收接勅牒兼有狀推托事故不遵朝命者王

權又在班行眾推夙舊固曉為臣之節宜遵事主之規其得纔

命乘輅遽聞托故莫有奉公之道益彰慢事之心若以道路迢

遙即驚閣之台臣以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山之冊禮纔迴既

黷憲綱宜從殿黜宜停見任仍勒歸私家

周賈緯太祖時為給事中央館修撰廣順元年十月貶為平盧

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禮部尚書緯歷官平轉心常憤悱太祖
踐阼實貞固蘇禹珪仍在相緯駁其除改不當上章論列又於
所修日曆內言有歷詆中外人士者特王俊監修國史覽之不
悅曰賈給事家有子自茲亦要門闕無玷今非毀滿朝教士子
何以進身備於帝前言其短故有此授且觀事主之與其
賤國計則望不肯外赴味無市外卦卦事始不與陳命者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八十一
餘不詳錄一且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八十一
其人謂桂之甲榜古何桂與王九何何桂太京絲吾乘與強
裴與高同桂明中身與二平八日歐似陳史不可桂母并而所
自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八十二

臺省部二十六

朋附 害賢 諂佞 貪黷

阿黨為比仲尼謂之小人頑嚚是親伊尹戒其亂俗况夫結綬

雲臺之上引籍金馬之閨名數既隆事任尤重固宜直躬以奉

上中立以自公勉樹淑聲式光妙簡其有賦回邪之性昧貞介

之方罔上以求安附下以求寵或職當史局媚疆臣而立傳或

任總銓免恃內戚而擅寵或伺朝廷之動靜樹黨藩維或託儲

副以婚姻竊弄機柄深可駭也

漢谷永為大常丞待詔公車既陰為大將軍王鳳說矣能實最

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竹筭所交切

筭喻小而不大也而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雅素也介詔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

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說讀悅擢之阜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

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食猶受納也膚受謂初入雖齊桓被膚至骨髓言其深也

晉文用士焉密察父愆允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密明也昔豫子

吞炭凜形以奉見異豫讓也為智伯報讐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霧面以壞其形云云

智伯國士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舍人魏牙三收邑入不與

遇我故也賢者齊潘王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孟嘗孟嘗怨之子自假與

栗賢者到宮門自頸以明孟嘗之心况將軍之門鳳遂厚之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

魏劉放明帝末與孫資為中書監時帝不豫欲以燕王宇為大

將軍及領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驍騎將軍

奏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内問曰燕

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

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大尉司馬宣王以綱維

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

使來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大尉而曹肇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

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即官大尉

亦至登狀受詔遂大漸放資又典機任獻肇心内不平殿中有

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义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

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

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人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

乃乘造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大尉對者放曰曹爽

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詔宣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

丁謚為尚書宿與曹爽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明帝說其可大用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率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襄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

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

蜀樊建為侍中守尚書令自諸葛瞻董厥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官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矯正

晉荀勗為中書見賈充為侍中尚書令無公方之操專以諂媚取容侍中愷中書令庾純咸共疾之及氐羌叛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贊者幸充此舉望隆維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停勗私為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官而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

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
行詔充居本職

潘岳為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
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愆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
友岳為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
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

徐邈為中書侍郎專掌論詔武孝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
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直遂為王國寶
所纒出守遠郡邈孤官易危而無敢排強族乃為自安之計會
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
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醜媒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

散紛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

宋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殷景仁為尚書僕射湛與景仁素
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叢隙漸生景仁以
專管內任謂為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
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迴主心傾黜景仁獨當
時務義康屢構之於大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
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
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父老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
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惜如此義康樞
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帝稍不能平尋
被誅

南齊江謐為黃門侍郎謐性隨流俗善趨勢利初仕宋為于湖令宋明帝為南豫州謐傾身奉之即位累遷右丞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為加大祖黃鉞謐所建也齊臺建為侍中長沙內史及太祖登遐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官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謐為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帝使御史中丞沈仲奏謐前後罪曰謐少懷輕躁長集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將以弈世吏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在貨賄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興長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俯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極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難洗之瑕許其華音之郊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朝德以主者微動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姓在貴弭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諛舊侶密筵開讌必貨賄常容理合升進者以為已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回不露欺主罔上謗議可掩先帝寢疾弭留人神憂震謐病和合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斃入殿參訪遺詔覘恃時旨以身列朝留宜蒙無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

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議誹朝政訕毀皇猷遍蟲忠賢歷試台相
至於蕃岳入授列代常規勲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謚妄發樞機
坐構囂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瑞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
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盡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
之迹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牧送廷尉獄治罪詔
賜死時年五十二

王咥之為中書舍人時東昏侯所寵茹法珍海蟲兒等用事並
為外監口稱詔勅咥之與相脅蔭專掌文翰
後魏盧昶為侍中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
附為宣武所寵時論鄙之

趙修為黃門侍郎時高聰為散騎常侍修嬖幸聰深相朋附李
憲附阿趙修為給事黃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修黨
免官

徐紇為中書舍人詭附倖臣趙修遷通直散騎侍郎及修誅坐
黨徒挹罕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侍
之及元義害懌出為鴈門太守未幾入洛又飾貌事又得義意
又曲事靈太后倖臣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選給事黃門侍郎
仍領舍人攝揔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紇既處腹心
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
徐鄭焉

李肅字彥邕為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
穆詔裸身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為詔求福故紹愛之

宋維孝明時為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

袁翻領給事中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

賈思伯為都官尚書為元義所寵論者譏其趨勢

盧同為尚書左丞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榮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為義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義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三十人以自防衛

劉仁之字山靜尉元引為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為介

朱世隆所用

崔勉為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啟為諮議參軍郎中如故坐舉人失實免官前廢帝普泰中無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介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魏季景尤為隆世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因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

山偉河南洛陽人前廢帝末為侍中中書令與宇文忠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

陸希質為中書監希質名家子位官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偉宇文忠之等共為朋黨排毀朝俊有識者薄之

北齊崔昂頭祖特累遷僕射前者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

德政是其中表常有俠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
崔季舒為黃門侍郎迹在魏朝歸心霸府賓客輻湊傾心接禮
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
叔父之思其權重如此

魏收撰後魏史成諸家子孫投訴百餘人衆口誼然號為穢史
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政二人勢
傾朝與野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
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為愔曰魏收魏書可
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

馮子琮其妻胡皇后妹也為吏部尚書俄遷尚書右僕射仍攝
選和士開居要日又子琮舊所托卑辭曲躬事事諮稟士開弟

休與盧氏婚子琮校檢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除授
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
張雕武成時為假儀同三司侍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珣大蒙帝
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姻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珣傾心相
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為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法
珍同侍帷幄知雕為洪珣謀主甚大惡之洪珣又奏雕監國史
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之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
趨呼為博士

陽休之領中書監時鄧長顓領之推奏立文林館本之推意不
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叅軍之徒同
入侍詔樊伋為散騎侍郎無中書侍中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

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
徐之才為左僕射與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俚二家若疾
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
後周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為焉南岐州刺史晉公護
既殺孫常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同會柳慶司憲令狐整並亂不
堪俱薦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於同宿深寄託之協忻然承
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晚則授軍司馬委以兵
士尋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為公邑一千戶常在護側陳
說時事多被納用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抑之數謂之曰汝何
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屏黜每含容之及帝晏駕便授協同
會中大夫外府長史

唐封德彝初仕隋煬帝為內史舍人而不被用見內史侍郎虞
基幸於煬帝而基不開吏務每承處分多失事理德彝又託附
之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王心外有表疏知忤意者皆寢而
不奏決斷刑法多濬文深詆策勲賞行必抑削之故虞基之寵
日隆而隋政日亂皆德彝之所為也
魏玄同則天永昌元年為納言伏誅玄同素與裴炎交結預其
流者號為耐久朋至是黨與皆敗故誅
劉允濟為鳳閣舍人中宗初坐與張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長史
劉憲為天官侍郎張易之誅憲以託附出為海州刺史
蕭至忠神龍中為吏部侍郎當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知吏
部選事恃三思勢無所忌憚謁杜絕威風大行

趙履温性巧佞長安中為左臺殿中侍御史歷尚書郎妹適桓
彥範為韋氏所誅履温懼迺附武三思累遷司農卿傾國資以
事安樂公主為其造宅窮極奢麗又通韋氏諂媚百端及少帝
御安福殿履温馳於樓下稱萬歲聲未絕而萬騎斬之

吉温為戶部郎中性便僻巧事權要知安祿山承恩結享之時
祿山如奏驟言温之能玄宗天寶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
温為河東節度副使知留後兼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楊國忠
入相國忠素與温善徵為御史中丞充京畿閤內採訪處置使
制到温詣范陽與祿山別祿山甚厚之遣男慶緒親執温馬轡
送出驛及温至朝廷動靜必報祿山十三歲祿山拜左僕射充
閑廐使又奏温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

成温既厚於祿山國忠遂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坐贓懼罪
託温結歡於祿山求免詔付中書門下與法官對鞫之温遂伏
罪

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時惠妃武氏有寵林甫密事中要求為黨
援

裴冕為尚書右僕射代宗寶應初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
國權盛將託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暄為山陵
使判官暄坐法冕累貶施州刺史

裴士淹為禮部尚書禮儀使大曆五年誅魚朝恩黜士淹為處
州刺史戶部侍郎判支第五琦為饒州刺史皆朝恩黨也士淹
掌禮儀琦典財賦皆暱于朝時論醜之

杜亞大曆中為諫議大夫自以才用合當柄任李栖筠承恩眾望言必為宰相亞乃厚結之嚴武為黃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異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方面出為劔南節度使

楊炎為吏部侍郎大曆十三年貶為連州員外司馬元載黨也炎與載同郡又元氏之出謂載謂舅少好學博涉文史而性巧貪淫嫉毀忠良遂與載合凡在朝坐載累貶官者諫議大夫知制誥韓洄王定諫議大夫包佶徐演大理少卿裴異太常少卿王紀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又貶戶部郎中趙縱為和州刺史亦載黨也從妻父郭子儀帝以勲臣之故特寬之授以部守又貶刑部尚書王昂為連州刺史交通元載故也既行至萬州

卒

蘇端為北部郎中代宗既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常袞與綰志高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議謚綰為文貞袞微諷端令駁之毀短綰過甚端坐黜官

韓洄德宗貞元二年自京兆尹為刑部侍郎以黨於宰相盧翰故也

番孟陽炎之子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累至兵部郎中德宗末王紹以倖權移宰相數稱孟陽之材因擢授權知戶部侍郎

李景儉元和末出為澧州刺史景儉素與翰林學士元稹厚善稹初承穆宗恩顧遂以景儉為請尋守諫議大夫

李紳為戶部侍郎與龐嚴友善長慶中穆宗召嚴為翰林學士
又賜以金紫皆紳引之也

劉栖楚為諫議大夫敬宗寶曆元年拜刑部侍郎栖楚自為諫
議大夫官業殊未有聞但時宰相事者栖楚多敢言欲引為助
遂不踰時致此官丞即宣授自栖楚始也

崔元略自京兆尹遷戶部侍郎時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
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
雖劾而遽遷顯要元略亦上章自辨旦日一時府縣條流臺司
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思延望外處南宮之
重選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干冒天心所擇致驚特達之
思眾口相非遂致因緣之說詔答之曰朕所命官豈非公選卿

能稱職奚卹人言然元略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

害賢

夫纔說珍行靖諧庸回蓋匪人之至惡固凶德之斯下豈有振
纓華省結綬雲臺圖固寵嫉忌賢正既曲直之相異則嫌隙之
滋深以至誘陷危機媒藥而成罪崇飭飛語萋斐而造端或被
以非辜或移其要職幸君聽之斯惑異榮路之自安豈蠅玷之
足方固蠱毒之不若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其以是夫

吳孫弘為中書令時朱據坐論太子慮之廢左遷新都孫丞未
到弘譖潤據因大帝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
晉謝奕為尚書銓叙不允吏部郎江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

事免之灌受黜無恚色

荀顛為僕射初武陔之弟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為丞洛大守散騎常侍中顛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戚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顛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廷一旦枉酷天下傷烏侍中博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後魏高肇為尚書令初彭城王勰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冀州樂陵大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逼從之肇性既兇懷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宣武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宣武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固即中令魏偃前防閣高宗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宣武暉不從令左元珍言之宣武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宣武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為證宣武乃信之勰飲毒酒而薨

裴植為度支尚書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異夷類不應在衣冠之上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常伯斯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訖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等窮治辭不伏引然眾證明叟案律在邊合率部眾不滿百人已下身猶尚斬况仲達公然在京稱昭聚眾喧惑都邑駭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案詐偽律詐稱制老死今依眾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為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

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是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舍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思裁處詔曰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時忠惠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為此詔朝野怨之

北齊高德政為侍中時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父使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太守裴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收遣部從事案之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北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赦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

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祖班為左僕射勢傾朝野斛律甚惡之竊罵云盲人掌機密恐誤國家事班頗聞其言因其皇女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班班證實又說謠云高山摧榭樹舉老翁皆上下大斧多事毋不得又班并云育老翁見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以道語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軍封士讓啟光反遂滅其族

唐張又新為給事中穆宗長慶中除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為常州刺史時議以為餗不當出又新以私嫌構於宰相李逢吉

出之

盧坦為中丞時僕射裴均立班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是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張權輿為左拾遺李逢吉之黨也時裴度鎮興元上疏請入覲京師權輿乃上疏曰度名應面識宅據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岡故權輿取其語敬宗雖少年深明誣謗獎度之意之不衰焉

王璠為尚書左丞時李德裕鎮浙西璠與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厚賂官人杜仲陽結託漳王圖為不軌文宗於蓬萊殿召宰相王涯李固言路隋及璠漢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隋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群論稍息

諂佞

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諂佞之人聖賢所惡其來甚矣巧言令色為國蟲賊雖云率性亦幸乘時何則懷黃佩玉竊位臺省朝謁夕見俯侍宮闈善揣時機逢迎主意譽乃生羽毛毀則成瘡痂沙狐水虻潛傷閭閻害暨日月大明昭達隱與雷霆迅烈威震幽微必斥逐於時遐棄於野所謂魑魅不能晝行鵩鷃止其夜動者也

魏孫資為侍中領中書監劉放為左光祿大夫轉驃騎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秦朗明帝時為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

南齊王融為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畱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上疏言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日翹心仁政仰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禋旅之年徇其墜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侍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役先邁式道中原澄瀚渚之常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

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解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跡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增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損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凶趣魏石心在亡漢德宗究其深言臣愚昧寸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畱載其事必就克其功臣不勝歡喜畱成上置瑯邪誠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

梁何敬容高祖時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矣常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狀熨之或暑月為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

朱异高祖時為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歷散騎常侍居權

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高祖常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對曰此守内方一之徵其侯景歸降勅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舉等以為不可高祖欲納之未决崑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家國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脱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機會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將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素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没自魏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勅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為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即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累

啟絕好於异請追使又致書於异辭意甚切异但述勅旨以報之

後魏襄粲前廢帝時為書舍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美節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醺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蹙竊神器具聞爾曰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徃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為命酌

隋裴矩煬帝時為吏部尚書時西域諸藩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知帝方勤遠略諸胡酋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儉易撰西域圖計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

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
渾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

唐許敬宗為禮部尚書永徽元年立長子燕王忠為皇太子其
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弘年已三歲敬宗希旨上疏
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
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語吾君之裔夙聞貽教宜展問
豎之心乃復為藥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岳韜峯臣
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
權引彗星越昴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裔降重光日融燭暉宜
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
讓可以思齊劉強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大伯不亦休哉踵武延

陵故常安矣寧可重植振幹乂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
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顯
慶元年廢忠為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寔封二千戶物二萬段甲

第一區

李嶠則天時為侍御史雍州人唐同泰獻洛水瑞石嶠上皇符
一篇以美其事有識者多譏

閻朝隱為給事中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遂曲
申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以絹綵百段金
銀器十事

竇懷貞中宗神龍初為御史大夫兼雍州長史常諂事帝左右
盡得其歡心韋庶徵時有乳母王氏蠻婢也詔封莒國夫人嫁

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翊聖皇后阿奢時人或呼為國奢欣然有自負之色後以名犯韋后父名改之從焉韋庶人伏誅左遷亳州司馬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累拜侍中兼左臺御史大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賜爵魏國公帝為二公主造金仙王真兩觀功料甚多朝臣以為不可唯懷貞贊成其功自監役窮極奢侈時人謂之語曰竇僕射前為韋氏國奢後作公主邑丞時公主邑司官有丞言負懷伏事公主同其邑官也及太平公主干預朝政懷貞每日退朝必詣主第以求佞媚

權若納為補右闕見鄭愔等既妄稱天后德業皆獲榮賞乃上疏曰臣聞詩人闡教深懷罔極之恩孔氏立言式崇無改之道

伏惟應天皇帝陛下孝德純至超越禮經聖感潛通光昭瑞應置聖善報慈之閣義貫於終天存合宮永昌之號敬深於如在伏見天地日月君臣國人授載初慶殿宇皆先朝創制久已施行陛下纂承丕緒嗣守洪業父子相傳家國仍舊此並則天能事人生積習何所要切登時削除當為賊臣敬暉等秉政苞藏逆節前規務從變易所以多有改張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三月五日制書一書已上並依貞觀故事者但則天遺訓誡曰母儀太宗舊章是稱祖德其於公襲應從近遠無容近捨母儀遠尊祖德昔永徽之始不聞依武德舊章今陛下膺期乃欲追尊祖昔依貞觀故事如其遠依貞觀實恐未益先朝以臣愚識請更詳審則望繼明纂聖之業無贊

始終奉光成志之道增耀竹帛疏奏手制荅曰卿資孝踐忠懷才韜義討論今古徵據典章循覽所陳再三嘉尚若納雖曲蒙思旨褒美然頗為正直者所譏楊慎矜玄宗天寶中為御史中丞知太府出納時右相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位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肅諒為御史中丞諒出為陝都太守林甫復擢慎矜為御史中丞仍充諸道鑄錢使餘並如故

後唐封翹為給事中明宗天成二年七月甲戌百官朝於中興殿翹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將修賽謝請以御前香一合聖上親焚一炷餘者即令分於所謝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庶

賢聖感通翹時推名族履歷清華出翰苑登璣閣甚有為霖之望居常自負人莫若已也自離亂之後條制有所求便祀事有所簡畧帝初臨御五日一朝群臣方虛心傾耳以求田贊翹為黃門郎不能駁議時政請豐潔棗盛振舉頽綱耳而以一炷神秀有能感通賢聖之論近論妖佞矣

貪黷

詩刺貪人敗類傳惡黷貨無厭士之醜行於斯為甚矧佩服儒訓踐履清途影纓帝庭分曹仙署而乃侵人自用趨利求私賣官以厚資販肆以來息或餉遺不却或聚飲公行以至結好於異類求財於外境門庭輻湊珍玩山積名節皆污冠裳是恥議論所棄刑憲乃加鳴鼓而攻斯之謂矣

晉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納布五十端為司隸所 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武帝謂朝臣曰戎之

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謝石為散騎常侍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飲無饜取譏當世

王寶國為左僕射貪縱聚飲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宋戴法與為給事中與戴明寶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與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南齊呂文顯為中書通事舍人時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倖四戶守宰餉遺一歲咸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四方法亮於眾中語人曰河湏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辨百萬蓋約言之也

綦母珍之為中書舍人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

後梁徐矩為度支尚書有文善吏事頗黷於貨財

陳庚持為尚書左丞以預長事之功封崇德縣子受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吏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

後魏谷洪初以經授文成及即位以舊恩為尚書洪性食奢僕妾衣服錦綺皆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為有司所糾並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依法

杜遇為尚書起部郎中竊官財一丸起立居宅清論鄙之
李崇為侍中尚書令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息
高遵為中書侍郎性不廉清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
餘屯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強相徵求旬月之間
縑布千數邾邑苦之

高聰為黃門侍郎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所時顯兄
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間十餘旬出入譏要言即真無遠籍
貴因權眈於声色納賄之音聞於遐邇

北齊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以賄贓為御史中丞崔暹所刻禁止
於尚書省詔免其大罪削官爵

陳元康為侍中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元康頗以自懼又欲
用為尚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後因蘭固成之難遂遇害
魏收為中書監兼右僕射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
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裸然襦裘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
以贖論

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魏收副王昕使梁還隆之求南貨於昕
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又之得
釋和士開為侍中僕射尋除尚書令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
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
守長不拘階次啟牒即成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
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

隋鄭譯周末為內史上大夫宣帝幸東京譯擅取官財以自營

坐是除名為民復後領內史事高祖總百揆以譯司總六府事
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因踈之然以其有定策
功不忍廢故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獨坐聽無所關預譯懼
頓首求鮮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

王達為諫議大夫高祖謂達曰卿為我覓一好佐丞達遂刺司
於荆洛二州刺史楊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
相報也以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為尚書左丞
源師為刑部侍郎居職強明有口辨而無廉平之稱

裴蘊為御史大夫于時軍國多務凡事是與師動眾京都留守
及與諸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煬
帝弗之知也

唐唐儉太宗時為民部尚書嘗託鹽州刺史張臣合收其私羊
為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貶授光祿大夫

許敬宗高祖時為禮部尚書坐嫁女與蠻首馮盎之子多納金
寶為有司所劾出為鄭州刺史

來俊臣則天時為御史中丞監察御史紀履中劾奏之其罪有
五其三曰贓賄貪濁

宋渾玄宗時為御史中丞天寶九載四月坐贓伏罪詔曰渾辛
因門緒累外榮秩頃委以澄清擢居風憲而公心有私害慾珥
彰冒法受贓既墜於家業敗名徇利載犯於國章特申念舊之
恩俾從流放之典宜除名長流嶺南高要郡

吉溫為御史中丞天寶十三載十二月貶為豐郡長史先是河

東大守韋陟恣其利欲盛以河東土物入饋權要為部人所發
詔下御史訊詢陟時朝謁在莘清宮惶怖不安乃厚遺溫求救
於祿山事泄為楊國忠奏遂坐貶

王昂太宗時為刑部尚書與元載深相結專事奢靡廣脩第宅
多畜妓妾以其志在刑部為雖公務有程昂耽徇私宴連日不
視坐事性貪恡不常在公乃鬻公解菜園收其價錢以自潤其
為士論所醜載誅昂貶連州刺史

張涉德宗居春宮時為侍讀及即位累遷散騎常侍俄受前湊
南觀察使辛京果金事覺以舊恩不之罪廢于家

李齊運德宗時為禮部尚書薦李騎為浙西受財賄可不勝計
韋執誼德宗時為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性貪婪詭賊不從祖兄

夏卿為吏部侍郎即執誼受賂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
探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敬曰吾與汝賴先人之德致其名
位奉各以達豈可如此毀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

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性貪恡好求取以飲人竭歡時議以此薄
之

王伾順宗時為左散騎常侍充翰林侍詔伾才劣闕葺唯務金
帛寶玩置無門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寢止其上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八十三

邦計部一

總序

天地以生物為大德聖人以富有為大業治國務本體乎阜養

之和聚人以財貴乎歛施之節食貨之利不亦博乎攸司之設

其來久矣少昊氏以九扈為九農正隨其宜以教人事此其始

也帝舜命棄播百穀以為稷官命伯益奏庶艱食實山虞之官

帝禹代父鯀為司空平水土之官以有天下夏商之制方冊罕

紀周文王之在岐用平水土之法為始人之道建司馬之法以

為田制武王成王紹興統緒周公行政厥職大備天官大宰之

大府下大夫

為王治藏之府長若司農矣

掌以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

其貨賄之入頌其貨于受藏之府頌其賄于受用之府

秦漢以來不置

大府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少之少府卿

又有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

凡良貨賄之藏又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

以待邦之用又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貢百物而待邦之用又

有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

主天下大計計官之長名尚書矣

掌以九貢

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

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

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逸羣吏之制而聽

其會計又司書掌邦之六典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

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弊使入於職弊又職

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

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又職歲邦之賦賦出以貳官府都鄙

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而故之又職弊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

與凡用邦財者之弊振掌事者之餘財又地官大司徒之職卿

一人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其民之數

若戶部尚書也一土案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

頗同若其公襲則戶部合出於度計之官算計之任本出於天官之司合會矣

度吏在算

小司徒之職掌

建邦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又鄉師之

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

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癘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又卿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之

禁令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又州長各掌其州

之教治政令之法又黨正各掌其掌之教治又族師各掌其族

之戒令政事又地官載師長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代其政令又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又縣師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家人民田菜之數及其夫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攷羣吏而詔癘置又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又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又質人賞成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又廛人掌斂布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又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馬又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又司勣掌憲市之禁其鬪鬻者與其覬亂者又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又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刑體之法又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設與其可任者又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又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又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又鄆長各掌其鄆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又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又鄰長掌相糾相受又旅師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鄙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又稍人掌令兵粟之政又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又土地之政以均地貢又均地貢又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
之屬而為之守禁又川衡掌巡澤之禁令而平其守又澤虞國
澤之政令為之屬禁使地之入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
其餘于萬民又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又
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固知其名與其所置地以為
治又舂人掌其耒物槁人掌其內外朝冗食自天官大宰以下
咸有大夫士府史胥徒以屬焉諸侯之國則齊用管仲制國以
寓軍政及謹正鹽筴鐵官之數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之術以
勝吳魏文侯相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平糴之法秦孝公任商鞅
廢井田制阡陌至始皇并天下有治粟內史掌穀貨有兩丞少
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其養屬官有太官鴻官導官若盧考

工室東織西織東園匠令丞胞人都水均官長丞又上林十地

監尚方御府官令皆主貨食工作之事漢高祖封張蒼為北平

侯遷為計相能計故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以列侯典授

國傳書又云以其所主因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

為柱下史時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又有尚書郎四人內一人主戶口墾

田一人主財帛委輸景帝後元年更名治粟內史為大農令丞

二人或謂之中丞武帝大初元年更大農令為大司農秩中二

千石屬官有大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

丞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又有搜粟都尉武帝軍

官不常置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屬京兆尹又左都水鐵官及長

安西市長丞皆屬左馮翊右都水鐵官屬石扶風孝武帝大興
征伐孔僅為大農上鹽鐵丞及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作
守附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
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
充滿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僕大農各置官往往即郡縣
北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益
雜置多謂雜置掌衆官員耳事耳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諸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其水衡都尉
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揖濯鍾官技巧
六概辨同九官令丞又有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其泉上林都
水七官長丞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

丞禁圃兩尉其泉上林四丞元帝時鹽鐵官及比假日官常平
倉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建始六年省技巧六概官
又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典繕治功作鹽池苑囿之事河平
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哀帝初少府省樂府平帝又置
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掾矣東漢丞前制大司農卿
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
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
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北千石部人一丞六百石部丞帑藏屬
官有大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丞一人平準令一人掌知
物價主練深作米色丞一人導官令一人主春御米及作乾糲
丞一人廩犧令一人掌祭祀牲鴈鷺之屬丞一人雒陽市長一

人丞一人榮祿教倉官興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初郡國
鹽官鐵官並屬大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
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屬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王者以
租賦為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丞一人比千石屬
官有太官令掌御飲食守宮令一人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
諸物上林苑令一人及鴻德苑令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
之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並主雒陽園中藏府令一人掌中幣
帛銀諸貨物尚方令一人掌上手工御刀劍諸好器物及筋
玉作器魏大司農因漢之制又置典農中郎將主屯田典農中
郎典農校尉所主如中郎又置度支尚書掌軍國大計又有度
支全部虞曹比部庫部農水部倉部民曹等郎皆主食貨之事

至吳多如舊制而蜀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屬
官有典曹都尉晉受命罷農部置比部全部倉部度之左民右
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等曹郎後又置運曹及渡江無左民屯
田運曹虞曹又省起部水部曹大司農統大單導官二令襄國
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漕掾及渡江省并都水孝武復置馬少
馬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
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省并丹陽尹
孝武復置馬宋有大司農一人丞一人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
者屬官有大倉導官籍田等令丞又少府一人丞一人掌服御
之物領左右尚方御方府東治平準等令丞又度支尚書領度
支全部倉部起部四曹又有左民尚書自此以降民曹或為左

民或為右戶又有比部水部郎中其虞部郎中省都官尚書領
水部焉南齊大司農府官屬並如晉制其少府又加領左右尚
鍛署梁高祖天監七年以大司農為司農卿班第十一是為春

卿梁初猶依宋
卿名主是增焉

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食廩統大倉導

官籍田上林令又管樂遊北苑丞左右中部三倉丞英庫若庫
丞湖西諸屯主九年又置勸農謁者視殿中御史有又司農主
簿一人初置大府卿掌金帛府帑統右藏令上庫丞掌大倉南
北市令關津亦屬焉又以少府為夏卿統材官將軍左右中尚
方甄官平水南唐邸稅軍東西治中黃細作炭庫紙漆等署令
丞屬焉又置左右尚書並掌戶籍兼知工官之事其戶部度支
全部倉部屯田虞部並有侍郎郎中陳並因之其司農卿又有

主簿其戶尚書領屯田後魏初大司農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
年改為第三品少卿第三品亦改為正第四品上丞第五品中
改為第七品下其主簿省之又改少府為太府卿品第三後改
少府復為太府其尚書則祠部尚書省之屬有虞曹掌地圖山
川遠近園囿田獵餼饍雜味等事屯田掌籍田諸州屯田等事
起部即掌諸興造工匠等事都官尚書之屬有比部掌勾檢等
事水部掌舟船津梁公私水事膳部掌侍官一曰禮食餼饍等
事度支尚書之屬統度支掌計令凡軍國損益及軍役糧廩事
倉部掌諸倉帳出入事左右掌天下討榷戶籍等事右戶等天
下公私田宅租調等事全部掌權衡量度內外諸庫藏文帳等
事庫部掌戎伏器用所須是北齊因之司農寺有少卿各一人

掌倉市薪米園池果實復置主簿其左右尚三方司染諸治
及細作甄宮等署並隸大府後周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
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太府有中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
大冢宰又有計部大夫其戶部度支全部倉部工屯田虞部水
部咸準九宮各以其差次屬焉隋初司衆卿與比齊同大夫寺
卿一人統左藏左內右內三尚方司染右藏掌治甄宮等署各
署令丞煬帝分大府寺置少府監營三尚方及司染掌治等署
而大府寺管左右藏及兩市平準等署焉少府置監一人少監
一人丞二人統左尚內司織司染鎧甲弓弩掌治等置其後又
改監為令少監為少令併織司染為織染令鎧甲弓弩二署司
農卿但統上林大倉鈎盾導官四署罷典農上林二署以平準

京隸太府寺掌苑園薪芻炭市易度量加司農少卿二人又尚
書省兵部尚書之屬有庫部都官尚書之屬有比部度支尚書
之屬有度支戶部全部倉部工部尚書之屬有工部屯田虞部
水部等侍郎並分掌兵仗勾檢出納國計戶口金鐵廩庾工役
官田山澤舟船之事焉唐制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
事總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修
其職務少卿為之貳少卿二人丞六人屬官有上林署令二人
太倉署令三人導官署令二人太原永豐倉監一人龍門等諸
倉每監一人司竹監一人湯泉湯監一人京都苑四面監各一
人諸屯監監一人也九城宮總監監一人太府寺卿之職掌邦
國賦貨之事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藏掌平八署之官屬舉其

綱目修其職務少卿一人丞四人兩京諸市署令各一人平準
署令二人左藏署令三人右藏署令二人常平署令一人少府
監之職掌供百工伎巧之事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五署
之官屬庀其工徒其謹繕作少監為之二少監二人丞四人中
尚署令一人左尚署令一人右尚署令一人織染署令一人掌
治署諸治監每治監一人北都軍器監一人甲坊署令一人弩
坊治令一人諸鑄錢監各一人互市監一人咸有丞副主簿錄
事府史之徒屬焉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
令其屬曰戶部度支全部倉部戶部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掌領
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分十道以總之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
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數全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庫藏出
納之節金寶財貨之用倉部郎中員外各一人掌國之倉庾受
納賦稅出給祿廩之事刑部尚書侍郎之屬曰比部郎中員外
各一人掌勾諸司百寮俸料調歛逋欠因知內之外經費工部
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曰工部屯
田虞部水部工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屯
田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屯田之政令虞部郎中員外郎
各一人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
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咸有令史主事等員以屬焉其官華並具
名訟監臺省
鄉其後財貨之任多專置使以主之不獨歸於臺閣眷宗景雲
二年以蒲州刺史克關內鹽池使鹽鐵之有使自此始也其後
節度常帶
節度常帶明皇先天二年始以陝州刺史李傑克陝州水陸運
鹽而使

使漕運之有使自始也是年又以鹽州刺史強循充鹽池使即
鹽州池也開元二年又以河南尹李傑充水運使大興漕事明
年畢構為河南尹兼帶水陸運使又十一年以殿中侍御史宇
文融勾當租庸地稅使十二年融遷御史中丞充諸色安年戶
口使十八年拜戶部侍郎裴耀卿為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
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景為之副轉運鹽鐵之有副使自此始
也二十一年以侍中裴耀卿充江南淮南轉運使明年九月蕭
景除大府少卿知度支事充江淮處置轉運使二十年以大府
少卿李元祐知度支使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
鑄錢使是年又令諸屯隸司農寺明年以侍御史楊春矜充大
府出納使天寶二年陝郡太守韋堅加兼知當租庸使又加兼
勾當緣河及江淮轉運處置使三載以御史丞楊春矜充鑄錢
使又以李齊物除河南尹復帶水陸運使四載以戶部郎中王
鉷加勾當戶口色役使又以殿中侍御史楊釗充司農出納錢
物使又充水陸轉運使五載詔以司農錢穀是司其官人等並
不在差使限有以侍御史楊釗充木炭使六載以戶部侍郎楊
春矜又充兩京倉加倉出納使諸道鑄錢使仍加諸郡租庸使
十載又以給中楊釗兼御史中丞轉判度支八載廢棧防為戶
部員外廳次北為戶部郎中廳皆至宏麗又於省街東取都水
監地以諸州籍帳錢造考堂制度又過於省中移都水監於省
西北割右武衛園地置之乾元以後毀圻並
盡今為戶部園十載度支使楊國
忠奏請自勾當陝郡水陸運加國忠陝郡水陸運使太守崔無

諛遂不帶使名十二載又詔陝運使宜令崔無諛充使楊國忠
充都使勾當肅宗正德元年以監察御史第五琦充江淮租庸
使乾元元年以度支郎中第五琦又充河南五道度支使兼諸
道鹽鐵使是年又充兩京司農大府出納使又充諸色轉運使
是年升司農寺中署為上署二年十二月以兵部侍郎中書門
下平章事呂諲充勾當度支使并轉運使上元元年戶部侍郎
勾當度支使劉晏又充勾當鑄錢監鐵等使又以殿中監李轉
國加京畿鑄錢使元年建子月以戶部侍郎勾當度支使元載
充江淮轉運及鹽鐵使寶應元年以待御史穆寧為河南道轉
運使租州庸鹽使又以通州刺史劉晏為戶部侍郎京兆尹勾
當度支并轉運使兼充勾當鑄錢使度支鹽鐵兼漕運自晏始

也廣德元年代宗居陝御史丞裴諝為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
二年第五琦充諸道鹽鐵錢運使專判度支又以檢校戶部尚
書劉晏為河南及江淮以來轉運使其六月禮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李峴充江南西道勾當鑄錢使永泰元年正月劉晏充都
淮南浙江東西湖南山南東道轉運鹽鐵鑄錢等使第五琦充
京畿關內河東劔山南西道鑄錢轉運鹽鐵等使是年閏十月
京兆尹黎翰充木炭使自後京兆常帶此使二年以劉晏為東道轉運常
平鑄錢監鐵使第五琦為關內河東劔南三轉運常平鑄錢監
鐵等使大曆四年以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劉晏充東都河南
江淮山南東道轉運鹽鐵鑄錢使五年停諸鐵錢監以所在
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監以上佐判之是年停木炭使又詔停

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劉晏與戶部侍郎韓滉
分領關內河東山南劔南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
以晏長之德宗建中元年言事者稱轉運之職可罷則罷劉晏
為右僕射天下錢穀皆歸金倉兩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
淮格式條理于時天下財穀歸尚書省本司職事久廢無復網
紀徒收其名而莫總其任國用出入無所統之是年三月以戶
部侍郎韓洄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行
劉晏韓滉舊制十一月又以杜祐兼御史中丞江淮水陸運使
十二月停江淮水陸運使轉運使委度處置三年八月分置汴
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建中三年正月戶部郎判度支杜祐
奏天寶以前戶部事繁所以郎中員
外各二人判署自兵興以後戶部事簡度支事繁度支員外各
一人請洄較戶部郎中員外各一人分判度案侍天下兵革息

却歸本曹十二月又分置汴東汴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汴東以包

信為之汴西以崔縱為之貞元元年以浙江節度使檢校左僕

射平章事韓滉為江淮轉運使又加諸道轉運鹽鐵使藩鎮領

諸道鹽鐵使於此也二年諸道水陸運使及度之巡院江淮轉

運使等並停五年以中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實參克鹽鐵

度支使諸道轉運等使八人以戶部尚書班宏加轉判度支諸

道鹽鐵使又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渭橋

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劔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

宏主之于時宏滂玄有所短命宰相趙景陸贊以其事上聞由
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

其年七月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郡

國有茶山及商賈以茶為利者委院司分置諸場茶之有稅自

滂始也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治矣十年潤
州刺史王緯代張滂為鹽鐵使治千京口俄兼諸道轉運鹽鐵
使十一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充京西木炭採造使十二年戶部
尚書裴延齡判度支又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蘇弁除度支郎
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事立位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
始也度支自貞元以前他官來判者甚衆自後多以尚書侍郎
郎總統案而已官御不言專判度支開元以後時事後故遂有
他官來判者或尚書侍郎專乃日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
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當度是月停木炭使十三年以陝
虢觀察使千頓兼陝州水陸運使十六年置權鹽使先是兩池
鹽務隸度支及職視諸道巡院史年以全部郎中安邑解州兩
池牟主池務耻同諸院遂奏置使權鹽使一員推官一員巡官
十員安邑院官一員解縣官

一員胥吏防池官健及池戶若干人其後杜祐兼領鹽鐵度以
度支既稱使所管不合便有使有名使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
罷十九年大倉奏請依六典置太倉令二員丞六員監事十員
支計官驅使官三人典六人府使六人又烏池鹽在州置權稅
使一員推官兩員巡官兩員胥吏一百三十人防池官健池戶
四百四十人順宗即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祐判監鐵轉運使
治於揚州永貞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祐再兼諸轉運使又兼
諸道鹽錢使憲宗元和元年以兵部侍郎李巽 諸道轉運鹽
鐵使二年以李巽代杜祐判監鐵轉運使先是李錡判使天下
權酷運由其操割專
事貢獻牢其寵渥之中朝廷事者天下利之鹽鐵之利積於私
室而國用曰耗巽既為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
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教食置桂陽監鑄平
陽銅山為錢又奏江淮河南陝內充鄆嶺南鹽法院去年收鹽
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八百八十餘萬非
實數也今諸以其數除為煮鹽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

鹽利繁度支自此始也

三年七月判度支裴均以兩池職轉繁劇後以留

後權鹽使八月司農少卿崔鄭奏停倉丞一員監事二員十月

度支使鄭元奏當司判案郎中先有六員今請留四員為定四

年加度支判案郎官一員又詔其鹽鐵使楊彖留後宜兼充淮

南浙西浙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其江陵留後宜兼充荆南

山南東道鄂岳江西湖南嶺南等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

巡院官兼充劔南東西川及山南西道兩稅使其陝內五監舊

屬鹽鐵使宜割屬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糶貨峽

內鹽鐵屬度支自此始也五年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

定戶籍乃命議大夫王彥威充十州勘定兩稅使又詔停河南

水陸運使十四年鄆青兗三州各置權鹽院又改河北稅鹽使

為權鹽使穆宗長慶三年二月度支奏判案郎中比有六人近

減置四員請更置郎官員判案以主客員外郎白行簡充從之

四年詔東都江陸鹽鐵轉運留後並改為知院官從鐵鹽使敬

宗初王播復以鐵使為揚州節度使又云寶曆元年正月王播

淮南節度使又充諸道轉運文宗即位王播入覲以宰相判鹽鐵轉運其後王涯復判二

使太和二年詔潼關以來度支分巡院宜併入鹽鐵江淮河陰

留使院及王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尚書右僕射主茶法充諸

道轉運鹽鐵使以是年茶法復貞元之制開成二年勅鹽鐵戶

部度支三使下監院官皆郎官御史為之使雖更改院官不得

移替三年諸道轉運鹽鐵使戶部尚書楊嗣復以本官平章事

主茶法多僱錢穀鹽院之陳事至宣宗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

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珙自

刑部尚書拜杜悰以淮南節度直之既而皆踐公台薛院賞李
執方盧洪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治之植自是而居
相五年九月勅稅茶法起來年却府鹽鐵使收管武宗會昌元
年二月以南省六曹戶部度支兩司尚書侍郎多奏請諸行郎
官判錢穀文案遂令本司郎束手閑居至於廳事皆他官所處
自今以後其度支戶部錢穀文案本行郎官分判不在更請諸
行郎官限仍委尚書侍郎同諸行例使自於行內選擇差判其
戶部一行郎官仍委中書門下皆選擇與公務相當除授如本
行員欠少亦任於諸行稍閑司中選才職資序相當者奏請轉
授五年九月勅置備邊庫收納度支戶部鹽鐵三司錢物宣宗
大中三月十月詔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四月
因收復河隴詔澠池鹽令度支收管仍以靈州分巡院官專勾

當

置權稅使一員推官兩巡官兩員胥吏三十九人防池官健
及池戶二百六十五人是年堯瑒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

請推市河東白而也鹽共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下繫度
支胡洛池在豐州界隸河東供軍使每年採鹽約一萬四千餘
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又詔以宰相判延資庫於是白敏中崔鉉

相繼判其錢三五年二月以刑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俄

又立稅茶之法僖宗乾符四年六月以宣歙觀察使高駢為潤

州刺史諸道轉運鹽鐵使六年移節淮南領使如故中和元年

車駕出狩興元府以兵部侍郎蕭遘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判鹽

鐵

及命侍中王鐸為行營都統
發出諸道之兵收復京城盧調度不時乃以昭兼供運使

光啓二年以刑部尚書孔緯充諸道轉運鹽鐵使是時所在征

鎮自擅兵賦皆不供歲時但貢奉而已由是江淮轉運路絕國

命所能制者淮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洎中官令田孜自蜀

中扈從召募新軍號左右神策共四十四部並南衙官屬僅萬餘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舊曰兩池權鹽稅課鹽鐵使時置鹽官以總其事自亂離之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兼領務至是令改以軍食關供乃舉廣明故事請以兩池權務歸之鹽鐵詔下重榮上章論訢竟不能奪梁太祖開元平年四月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太祖在藩時四鎮所管兵車賦稅諸色課利按舊部籍主之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奉請以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仍以東京太祖在龍舊宅為宮二年以侍中韓建判建昌宮事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皎為建昌宮副史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宮事乾化二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為國計事凡天下金穀

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以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自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我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貳年詔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物錢並委租庸使管轄四年以吏部尚書李琪為國計之自後廢其名頗不置明宗天成元年詔廢租庸院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長興元年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明行工部尚書充參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明始也初延明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於樞密使諸置三司使名宣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明時進士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終以三司使為名此並唐室已後諸使掌錢穀之任者焉夫主

計之重治本收繫歷代而下莫不決擇賢彥資其經略故有深
明國體周知地利究消息盈虛之數而取之有時辨耗登聚散
之宜而用之有節心平其輕重牙籌折其毫抄無爽備預用成
幹濟以茲荷寵無忝厥職其有培克以歛怨貪墨而徇私綿結
黨與矯誣縣官因而速尤誠取衆棄若乃敦惠養之道下蠲除
之令仰賴王者之澤則非臣下所專以時次之用明厥旨凡邦
計部三十九門

選任

材略

褒寵

選任

周以大宰節材用漢以丞相主國計所以總天下之要會景歲
抄之出入邦本收重圖任斯難在乎器識精通機術周敏務持

久之要道明兼濟之大略經常而不闕欵下而無刻俾賄貨通
流用度均贍斯為任職也是故選受之際慎棟斯至或以其久
更繁劇博習書數平可以持心秤細可以折秋毫或以其善商
功利深職治體著於行事形於論議故得時望允塞僉謀載治
應疇咨之命分內外之務然後盤結是解銖兩益精無忝於厥
服者矣

漢張蒼高帝以代相遷為計相

以能計故號曰計相一
說專主計籍故號計相

一月更

以列侯為主計

去計相之名
更號主計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奏時

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

東郭咸陽孔僅武帝時為大農丞

姓東郭名咸
陽姓孔名僅

領鹽鐵事而桑

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鬻古莫字僅南陽大治皆致產累千金故

鄭當特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

言利事拆秋毫矣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九卿

而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後為治粟都御領大農

代僅幹天下鹽鐵幹鐵音管亦作幹

趙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圳圳音上夫功或作畝壘也歲代處故田代田代易也

古法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沛漸縣也歆百姓之

數實故取其喜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都尉

耿壽昌宣帝時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也為大司農

中丞

魏任峻為騎都尉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給庫是時歲歉旱軍

客京兆尹代宗幸陝還琦專度支永泰貳年充京畿關內河東

劍南山南西道轉運常州鑄錢監鐵等使前後領財賦十餘年

劉晏肅宗上元初為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號為稱職無何

為酷吏敬羽所搆貶通判刺史寶應元年自通州召至復為戶

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轉運監鐵諸道鑄錢等使

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代宗廣德初罷相為太子賓客諸道

轉運司尋加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荆南轉運使永泰三年加

東都河南淮南東西湖南荆南山東道轉運常平鑄錢監鐵等

使

元載自洪州刺史除授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對肅宗嘉之

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徵

使

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並諸道轉運使

穆寧代宗寶應初轉侍御史為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為河南江淮轉運使廣德初遷庫部郎中是時河南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代宗詔以寧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緣江轉運使

韓滉代宗大曆六年以尚書右丞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初自肅宗至德乾元以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掌計司清勤檢轄不容姦佞後為鎮海軍節度使至德宗貞元二年來朝時右丞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德宗以滉浙江西東節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

又加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杜佑以肅宗大曆末為金部郎中充水陸轉運使改金部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時軍興餽運之務悉委於佑遷戶部侍郎判度支

韓洄德宗建中元年以諫議大夫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先是太曆末罷判度支併其務令轉運使劉晏兼領之晏既罷黜今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本司各廢罷職事久矣徒取其名而莫宗其權國用出入未有所統故復命洄還判度支而令金部郎中杜佑為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如劉晏韓滉舊制也

包佶建中二年以駕部郎中權勾當道輕貨鹽鐵使兼充江淮水陸運使

崔縱建中末為汴西水陸運使兩院使兼充魏州四節度行營都糧料使時馬燧李懷光等討田稅久無功或以軍食不繼為辭故命縱於澤潞之郊督促饋運

齊抗興元初為工部員外郎充江淮宣慰判官會朱泚初平旱蝗之後國用空耗轉運司元琇以抗有才奏為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運貞元初琇奏又抗為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

班完貞元初為吏部侍郎是時仍歲旱蝗帝以賦調為急改戶部侍郎為度支使韓滉之副

蘇弁貞元中為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時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時開延英面賜金紫受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

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東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即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國中之饒起於祇棗而成於峻也晉安平王孚司馬懿之弟也初仕魏為清河太守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勤須節度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意一人復何憂哉轉度支尚書

張華字茂先武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將大卒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杜預為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石鑿時為安西將軍秦預之軍興遣御史監軍徵詣廷尉以預尚公主八議以侯贖會匈奴師劉猛與兵及武帝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闡俄拜度支尚書又坐免

坐以候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

後周寇雋初後魏孝明為左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尉秩比上朝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雋為之唐第五琦天寶末以北海郡錄事參軍奏事至蜀中得謁見玄宗因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右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鹽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遷殿中侍御史肅宗乾元元年加河南等五道度使促辦應中事無違闕累遷度支郎中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度支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夫府出納山南東江西淮南館之驛等使貳年以本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貶忠州刺史入為太子賓

首副知之號自并始也

王紹元貞中為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戶部收闕宮俸兼稅茶諸色無名之錢以為水旱之備紹自拜倉部便准詔主判及遷戶部郎中皆獨司其務擢拜戶部侍郎尋加判度支使憲宗元和七年以兵部尚書權判戶部

李巽貞元末為兵部侍郎時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運使以選幹理為運使累月代佑全領度支鹽鐵等使

孟簡元和中代崔君為戶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為清重之最宰輔登用多由此而去故羣入相以簡代焉

王遂元和中自司農為出柳州刺史數年用兵淮西天子籍錢

穀吏以集財賦知遂強幹乃用宣州敕吏宣歙觀察使淮蔡平
王師東討召拜光祿卿充淄青行營諸軍糧料使

薛王知柔昭宗乾寧二年以京兆尹兼戶部尚書判鹽鐵度支
等使制曰國家自盜螫中原兵纏九縣度支牢籠之務施張經
制之宜率煩台臣旁縱使務綱條既正豐阜可期宜擇通林俾
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棟求詢謀協同毗賴惟允即以虛位并
而授之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惟爾嗣薛王知柔我之近屬國之
材人識大體以立朝蘊嘉謀而致用粵自典司宗祐尹正神臯
庇李枝而敦序有倫臨帝甸而污萊盡闢政惟務本生靈懷衣
食之源令著先庾豪石屏推埋之迹人懷其惠吏不敢欺封畿
新轉置之規園寢備蓋之禮府署完葺京師底寧疇茲多能孰
可加爾朕言念銅鹽之重賦與之斂勞於鈞衡多歷年所今將
授爾佇展其材矧乃司存此專郎吏乾元多難方委公鄉離之
合之各繫緩急今將用爾思復舊章惟檢身可以律人惟奉公
可以御下取捨勿固於利任使惟其所知無以公務結私恩無
以公義樹私怨推是六者竭乃一心副吾超拔之恩濟我難艱
之運悉仍舊貫別示殊恩於戲朝廷之本軍國之用佇爾康濟
紆吾焦勞往佩寵光勉施才術苟不稱是又何以敢叔父私於
天下哉

後唐孟鵠明宗天成二年以樞密院承旨充三司副使權判三
司鵠本魏州案吏也初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鵠為
度支孔目官掌刑名錢穀司明宗時為邢洛節度使軍賦三分

之一屬霸府鵠於調筭之間不至苛急每事屈意承迎上心甚德之而支度使孔謙專典軍賦而於藩鎮微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即位鵠時為租庸院勾官擢為客省副使樞密院承旨當年為三司副使長興二年遷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王玫愍帝即位初自光祿卿三司副使判院事充三司秦府之亂三司使孫岳死之故玫命權判帝鄴登極復用玫焉

晉劉讓初士後唐左驍衛大將軍清泰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

漢劉審交初仕後唐為北面轉運使判官王都判於定州朝廷命王晏專師進討審交為轉運供軍使都平以為遼州刺史後

為北面供軍使晉高祖初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楊光遠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為供饋使鄴中平命審交為三司使王章初事高祖為侍衛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委錢穀及即位初除三司使

周高防以世宗顯德五年自戶部侍郎轉為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時帝將用師於西南故有是命

材略

易曰聚人曰財語曰既富而教是知為國家者本乎邦計於是矣漢而下必慎選其材所以典邦賦而裁判國用者也若乃精心以運策勵志以奉公百慮無失秋毫必舉民不賦歛物皆阜積經條以制經費以時軍儲有餘歲會有羨史彌逸於任人又

曰國以人富斯可見矣

漢東郭咸陽姓東郭名咸陽武帝時與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使索弘

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折秋毫矣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中丞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帝

商度也

魏任峻漢末為典農中即將數年中所積粟倉廩皆滿國中之

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臣欽若等按魏夫羽林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即將

鄧艾明帝時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減賦資使艾行陳項

已粟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

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正

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衆汎舟而下達於江

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蜀諸葛亮後主時為右將軍行丞相事建興九年出祁山以木

牛運貳年春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亮

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木牛流馬去其總祿工巧門

晉杜預武帝時為度支尚書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

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興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

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後魏崔亮為度支尚書自孝文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

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

朱元旭為友郎中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啓云所統十萬食佳一

月於是孝明大怒召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

見於御坐前屈指校計蕭寶寅兵糧乃踰一年事乃釋

後周達柔是仕西魏為中外府司馬大軍伐蜀以寔行南岐州
事兼都督軍糧先是山氏生獷不供賦役歷世羈縻莫能制御
寔導之以政氏人感悅並從賦役於是大軍糧餼咸取給焉
趙肅事魏為獨孤信治中別駕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監督
糧儲軍用不匱大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權景宣為外兵郎中從開封府于謹援洛郎景宣督糧課儲
軍以周濟

唐第五琦天寶末為北海郡錄事參軍因奏事至蜀中得謁見
因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之所出江淮賦居多若
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
日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琦乾元初為河南等道五道
度支使促辨應卒事無違闕

劉晏代宗永泰中為度支鹽鐵轉運租庸等使先是肅宗至德
初為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擢鹽以助國用及晏代其任
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陸拾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
人無厭苦李靈曜之亂也河南節帥所據多不奉法令征賦亦
隨之州縣雖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
其能自諸道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逆相望四方物價之上
下雖極遠不四五月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
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賦之憂得其術矣

韓滉大曆六年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初自至德乾元年已後所
在軍與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檢轄

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行罔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曆五年已後蕃戎南侵連歲豐稔故混能儲積谷帛帑藏稍實

崔縱德宗建中末為大理少卿汴西水陸運使及車駕蒙塵四方握兵未至縱者先知之潛告李懷光說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歛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甚備懷光軍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遷延縱之貨弊先已渡河縱謂衆曰若等濟河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

杜佑元中為度支鹽鐵等使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摧百司之職廣署吏負繁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深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李巽憲宗元和初為度支鹽鐵等使摧筦之號為難重唯大曆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巽為之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准巽三年登焉巽精於吏職蓋天性也雖在私家亦置案讀書勾檢如公署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十里外其恐懼常若在巽之前

程异元和中為鹽鐵轉運副使時方用兵國用不足命异使江淮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至則不剝下不浚財經費以贏入人頗稱之

王播元和中為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簿牘鞅掌部折如流點吏詆欺無不彰敗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之進占額圖一軸彥威先因紫宸殿

奉所撰度支錢谷文書皆量入以為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尅薄且百口之家猶有年計而軍國錢物一切通用臣今悉隨色額占定終歲反遣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矣

後唐孔謙莊宗為晉王時以謙為度支使河上用兵及燕趙征討前後十餘年飛輓徵取不至匱乏莊宗成羈業謙有調發之力焉

晉韓祚天福初為尚書左丞高祖幸鄴都祚留京師權判三司祚有心計能判其事時百官委困國用不給祚必多方以時物給之謂吏曰昔四豪為小國之相皆能養三千客且天子之廷執事所請有幾安能耗於國乎人以斯言為當

漢王章隱帝乾佑初為三司使居無河蒲雍岐參鎮判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所造物力未充章與史弘肇楊邠等罷不急之務惜無功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

褒寵

王者備凶年之賑貸防殊俗之侵軼必將豐其財足其食苟非寵心計精忠之士褒夙夜在公之勤何以委度之權專漕輓之積任有餘而補不足撫困窮而抑併兼焦心苦思秉傳舉行既集軍國之饒遂享便蕃之澤者裁列之編次來者作程

漢孔僅武帝時與東郭咸陽姓東郭名咸陽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秉傳舉行天下鹽鐵下世行之也普天之至作官府世納之處僅參年中至

大司農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中丞五鳳^中奏言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大原郡谷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遇半天子從其計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食以谷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壽關內侯

魏任峻漢末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國軍之饒成於峻大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軍亭侯邑三百戶廷長水校尉

後周寇雋初仕魏為益鐵都尉永安初華州民史底底與同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以椿勢貴言椿直欲以田給椿雋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納有餘今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雋守正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疋其附椿者或譴責焉

唐常挺貞觀中為太常卿時太宗伐遼東令挺先運糧河北諸州以便且從事帝親解貂裘及內廐馬二匹賜之

常堅天寶元年為陝西太守充水陸運使江淮租庸轉運等使堅以漕運通于京師歲益鉅萬乃召水工審地脉於咸陽擁渭水作興城堰截灞滻並渭而東至潼關永豐合下與渭合遂於苑東望春楼下穿潭以通舟楫既成玄宗親幸望春張樂宴群臣堅素備山東舡數百艘於潭州每舡皆標榜曰某郡舡舡中悉貯本郡貨物連亘數里觀者如堵帝甚懽下詔曰古之善政

貴于足食將欲富國必先利人朕以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未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充懷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其郡太守常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以有功則為常典宜加參品仍改授壹品京官兼太守其判官等則量與改轉仍委常堅具名錄奏應役人夫各酬庸直兼放今年地稅且啓鑿功畢舟楫已通其押運綱既涉遠途又能先至各賜一中上考船夫等共賜錢貳千貫以充宴樂又賜其潭名廣運堅遂加錄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其陝郡太守水陸運使及江淮租庸轉運等使如故

第五琦天寶末為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加河南等五道度支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累遷司金郎中兼御史丞於是創立鹽法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遷戶部侍郎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度支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大府出納山東南西江淮南館驛等使

元載上元中為度支郎中智性敏悟善奏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徵入遷戶部侍郎充度支并諸道運轉使

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加江淮轉運使令專督運務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德宗祀昊天上帝于員丘禮畢詔曰淮漕轉運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可封晉國公明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帝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常肇為劍南西川運糧使檢校戶部員外郎貞元十二年加兼御史大夫員外郎兼大夫新例也

王紹貞元中為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戶部收闕官兼俸兼稅茶及諸道無名之錢以為水旱之備紹准詔王判及遷戶部郎中皆獨司其務十三年擢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二年遷戶部尚書

李巽憲宗元和初為兵部侍郎領度支監鐵使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劉晏之名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遷兵部吏部尚書使任如故

崔俊為荆南道兩稅使程昇為浙江東道兩稅使元和七年七月俊賜金紫昇賜朝散大夫以入計叙勞也

皇甫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十一年方討淮夷切於饋餉鑄嚴急辦集益丞寵顧加兼御史大夫

後唐孔謙莊宗同光元年為租庸使守衛尉卿貳年八月賜豐財贍國功臣

烏震明宗天成中為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為河北道副招討遙領宣州節度使

晉李象為駕部郎中少帝開運三年加朝議大夫同易博吉呂彥由大府少卿董詢並加朝散大夫吏部員外郎曾震改祠部郎中左拾遺崔頌加朝議郎皆以監諸道推稅溢額故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第四八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八十四

邦計部二

經費

周官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以制國用必於歲之用抄量入
以為出此邦家經費之制也蓋夫富有諸夏維御群品必慎財
賦以均用度若乃兵戎祭祀之給祿廩賜予之數乘輿之奉養
庶事之供儼固亦有常制矣其或觀風展義舉時巡之典陳師
鞠旅揚天討之威或勁虜來降遣將以臨塞或敵國受首勞師
以行賞斯皆常限之外厥費寢廣加以水旱為沴饑饉荐臻於
是乎稽防救之術為裁損之策去其不急取其有餘以至推振
廩之仁建墾田之議雖恩由入主而責成有司歷代之所云為

皆可觀矣

漢高祖平項羽天下既定民亡蓋藏

無物可蓋藏

自天子不能具醇

四醇不雜也無色醇之馬駟謂四馬雜色也

而將相乘牛車

以牛駕車也

帝於是約法省

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使祿度用賦於民

纒取

而於山川園

池市肆租之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

天子之經費

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之經常也

漕轉關東粟以給

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武帝時驃騎將軍霍去病仍再出擊胡大克獲

仍類也

渾邪王率

數萬眾來降

渾音胡昆反

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

一乘既至

受賞

賜及有功之士費百餘鉅萬先是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

食仰給縣官

仰音牛向切次下亦同

縣官不給

給足也

天子仍損膳解乘輿

駟出御府禁藏以澹

音瞻

之其後大將軍衛青及去病大出擊胡

賞賜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

與日讀豫

是時財匱

匱空也

戰士頗不得祿矣

元封中武帝北至朔方東封大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

旁音步浪切

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許皆取足于大農

後漢章帝元和中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

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

用又言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瀆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

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

詔諸尚書通議尚書朱暉奏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

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
今均輸之法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下窮怨布帛為租則利
多奸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率以林等言為然

順帝建元年令安定北地三郡及隴西金城等處常儲穀令周
數年之用

永和元年以西羌反叛二年餘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
餘億萬

六年詔貸王侯國租一歲

漢安二年詔貸王侯國租一歲

桓帝延熹五年八月詔減虎賁羽林任持不任事者半奉勿與

冬衣東觀計曰以軍師水旱疫疠帑藏空非虎賁羽林不任事者住事減半據此謂簡選疫疠不勝軍事者留任寺也

是年十月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助軍糧出糴龍中藏錢
還之

八月段紀明為護羌校尉上言計伏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
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
猶不盡

魏齊王正始元年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
財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特莫以為今出
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治以供軍事

晉明帝大寧元年以軍用饑乏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後魏道武天興五年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簡輿徒詔并州
諸軍積穀于平陽之乾壁

明元泰常三年九月詔諸州調民租戶五千石積於定異相三州
宣武正始元年九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
納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餘力比及來年之稔公
私俱濟也

後周太祖初為魏相創制司倉常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
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須之秋歛
之

隋高祖開皇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
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
十一年南江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
命賞亦莫不優隆

煬帝大業初戶口益多府庫盈羨及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
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

唐高祖平京師傾府藏以賜勲人既而又患國用不足太原人
劉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十萬並在長安樵貴而布帛賤若伐
街衢及苑中之樹為樵以易布帛歲取數萬匹立可致也又藏
內繒絹匹皆有餘軸之使申截取剝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
段矣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玄宗開皇十六年勅曰年支和市合出有處官既酬錢無要率
戶如聞州縣不配有家率戶散科費損尤甚設令給價亦慮隱
藏宜令所司更申明格勅應欲支配須審料度所有和市各就

出處

二十六年正月制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貫收利供驛仍付雜用

三月乙酉洛陽兩縣亦借本一千貫收利充入使課役

肅宗乾元元年四月庚午勅諸司諸使支一物已上商量減省三分之一以為兩京初收務令節儉

代宗廣德二年九月戊戌諸道稅地錢物使左僕射裴冕請進百官俸祿二萬貫助糶軍糧許之

永泰元年冬郭子儀率迴訖兵大破吐蕃詔稅百官錢布絹十萬匹以賞迴訖時師旅荐興急於饋運百寮上表請納職田充軍糧許之

大曆三年九月吐蕃寇靈州命有司運貳萬石供靈州軍是年冬率城內百官士庶錢充朔方軍糧其餘六軍兵士不存此限九五月乙丑勅曰四海之內方叶太寧西戎無厭獨阻王命不可忘戰尚勞事邊朕頃以兵革之後軍國空耗射率節儉務農素上玄儲休仍歲大稔益用多愧不知其然雖屬此人和近於家給而邊穀未實戎備猶虛因其天時思致豐積將設平糶以之饋軍然以中都所供內府不足粗充常入之數豈濟倍餘之收其在方面蓋臣成茲大計共佐公家之急以資塞下之儲應諸道每歲皆有防秋兵馬其淮南四十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義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東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劔南西川三千人劔南東川二

千人鄂兵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嶺南江浙西東等亦合淮例恐路遠往來增費各委本道節度觀察使都團練等使每年取當使諸邑雜錢及迴易利潤贖錢物每人計二十千文每道各據所配人數都計市輕貨送止都左藏庫貯納充別勅和糴用並不得尅當將軍士衣糧充數仍以和收送畢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正月即位閏五月丁亥內莊宅使上言州府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以為軍儲十二月乙卯詔曰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擇精好之物三五十萬匹進納大盈庫而度支先以全數聞

建中四年討李希烈時李燧李懷光李抱真李元四節度之兵

屯於魏縣李晟退次易州李勉陳少游劉洽哥舒曜等屯於淮汝之間神策并劍南東西二道浙西荆南江西湖南黔中嶺南沔鄂等道之兵皆進臨賊境諸道行營出其境者糧料皆仰給度支謂之食出界糧又於諸軍各以臺省官一人司其供億謂糧料使帝尤卹軍士每出境者加給酒肉本道之糧以留給妻子凡出境一人兼三人糧由將士利之說進軍逾境以規供費故前鎮諸軍月費錢一百三十餘萬貫判度支侍即趙贊足用乃請採運州白銅鑄大錢以一當十權其輕重又請置大田天下人田計其頃畝官收十五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公田公索自王公至於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茶漆之法

興元初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時李懷光叛德宗再幸梁州
初無芻藁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或假之以京兆尹擇官吏以
賦謂比畿縣不數日芻糧皆足為副元帥討朱泚時謂橋光積
米監十餘萬斛度支方運以備懷光軍晟又密疏以謂近畿雖
乘兵亂尚可賦歛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耗桑又無儲蓄非
防微制勝之術也帝深納之至是守禦益固軍不乏食
貞元元年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度支奏京師經費及關內
外征討士馬月須米鹽五十三萬石錢六萬貫草三百八十三
萬圍春冬賜元日冬至立仗賜物不在其中時漕江東租賦百
餘萬貫在江陵度支主吏宋棲桐無部署遇火焚之國用益窘
關中百姓蒸煌曝颺去翅足而食之人心大怨

二年十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華陝魏晉絳鄜防丹延等
州府秋夏兩稅青苗等物悉折余粟麥所在儲積以備軍食京
兆兼給錢收余每斗於時估外更加十錢納於大倉詔可其奏
自是每歲行之以贍軍國

十一月度支奏請於京兆府折明年夏秋稅錢二十二萬四千
貫文又請度支給錢添成四十萬貫令京兆府今年內收余粟
麥五十萬石以備軍食詔從之

十二月度支使奏先准勅以河中兩池鹽充諸軍收城將士賞
錢自推法不行商旅頗絕請一切罷之其所欠賞錢待江淮鹽
利續至即給從之

三年閏五月度支奏請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自建中年已後

供軍資費賞設等每年續加賞錢六十一萬六千貫准今年五年五日勅曰近日甲兵止息無別徵求此是常稅先有成例宜令朔西觀察使白志貞朔東觀察使皇甫政各據本道元額依舊每年兩稅徵收發遣其錢物到別庫收貯每有給用皆先奏取進上其錢舊例每年六月舉徵隨秋限送納今西京師旅頗衆經用尤多望令依契限納市輕貨送上都從之

四年二月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及開官俸外官一錢職田停額內官俸及刺史執法司馬軍事等錢令實參專掌之以給在京文武官俸料先是京官俸薄多不自贍帝時命有司厚其月給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錢隸度支帝以度支自有兩稅及鹽鐵權酒物以充經費是錢宜別貯之給京官俸糧之餘以備他用自此戶部別庫歲貯錢物僅三百萬貫京師俸料所費不過五十萬貫其京兆和糴物價及度支給諸軍冬衣或闕悉以是錢充之他用之外常貯僅二百萬貫國計賴焉是年涇原節度劉昌與隴右節度李元諒於涇州及良原收軍田粟數萬石初將劉獲昌遣兵數千屯於潘原以禦潘冠自是邊軍頗有儲積

八年五月以都官郎中鄭克鈞為寧夏二州運糧使吐蕃之圍靈州軍食絕及吐蕃稍却鈞自夏州以牛馬雜運米六萬餘斛致靈州度支於勝州沂河運雲朔米萬餘斛是秋雲州亦有積年粟稻數萬斛人心頗固

十月以西北邊穀賤詔令度支增價和糴以實邊儲凡積米三

十萬斛是年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一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議以為若市送百萬圍草即一府百姓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十萬圍各貯近處時要即支用

九年五月福建觀察使福州刺史王翊奏諸州並設軍額防虞役使更置執刀甚為煩費既乖簡要又給資糧况臣本道頻遇水旱百姓艱乏職貢或闕臣自到宣已停訖其管諸州並請停罷其資糧等望借臣充當管軍資所要待年豐人戶歸復即收逆度支以禪國用制曰可其資糧二年後令戶部准停減例收管諸州府執刀亦宜省罷其資糧等委戶部徵收

憲宗元和四年三月辛未靈武節度使范希朝奏請於大原防秋官健中以六百人衣糧充給沙陁突厥從之

十年十二月辛未勅黔中水災之後又辰叙初安如聞軍府之間每事罄竭俾其存濟須有優矜其涪州緣屬荆南有供荆南度節錢一千四百貫令隨本州割還黔府兼於涪送錢三千八萬貫文內更取一千五百貫添賜黔府見在將士軍資

七年七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奏今年諸州和糴貯備粟澤潞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百州八萬石振武豐州鹽州各五萬石凡一百六十萬石以今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易定鄭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糴各於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

有常備從之

八年五月景戌以東都留守韓皋為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克忠武軍節度等使勅以陳許二州經水滂賜皋綾絹布葛十萬端匹以佐軍資備宴賞

十一月癸酉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奏請以其衆鎮于臨洛就食十年十一月癸亥詔以內庫繒絹五十萬匹付左藏庫其月戊辰詔出內庫繒絹五十萬匹付左藏庫以供軍
十一年九月己丑勅寇賊未平國用滋廣若加賦歛重困黎元行權取濟自今以後應內外支用錢宜每貫除墊陌外量抽五十文仍於本道本使據數逐季收計其諸道錢便納部送付度支收管隨貯納以備軍須賦平後則依常制從有司之請也十

十月以內庫錢五十萬貫出付度支供軍十二年正月甲申鹽鐵轉運使王播奏伏以軍興之時左繫財賦國用之本出於江淮須者劉晏掌領鹽鐵租庸每自巡按至於錢穀秋病州縣否臧隨以上聞使得釐革臣緣在城務重不獲躬行伏望遣臣副使程异特以詔命出巡江淮其諸州府上供錢米如妄託水旱輒有破除伏請委程异一切勘責聞奏其度支戶部并臣當司合送上都行營錢物並令急切催促其遠年逋欠亦委具可徵之數聞奏從之因令异與淮南浙東宣歙江西河南嶺南桂管福建等道觀察使計會各減常用去浮費取其羨助軍是月壬辰詔出內庫納絹布綿共十九萬端匹銀五千兩付度支饋運九月戊子詔以內庫羅衣及犀王金帶之具及婦人首飾送度

支令歸其直

十三年正月壬午內出玳瑁梳四百隻犀帶具五百副令度支出賣進直

六月內庫出絹三十萬匹錢三十萬貫付度支給軍用

十四年二月乙卯出內府錢帛貫匹一萬付度支給軍用

十五年五月壬寅朔癸卯詔曰比緣用兵歲久初息干戈百役所資國用多闕不可更加賦稅重擾疲民叅酌權宜事貴通濟

自己今後應內外支用錢鈔宜於天下收兩稅鹽利推酒稅茶

及戶部闕官除陌等錢并諸道雜推稅等應合送上都及留州

使職掌人課料等錢並每貫除墊舊陌外量抽五十文委本道

本司本使據數逐季收計其諸道錢使差綱部送並付度支收

等待一二年後國用稍克即依舊制其京百司俸料文官已准

別數每月量抽脩文宣皇廟不可重有除減武官所給校簿亦

不在抽限

七月乙卯勅自今已後新除觀察節度使到任日具見在錢物

斛斗器械數分析以聞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浙東奏准詔停老弱官健收衣糧

四月己丑河南尹韋貫之請以去年夏末至今年夏初供館驛

外錢殘一萬三千五百十貫草九萬五百八十束代百姓填元

和十一年至十五年逋欠及今年夏稅從之

十二月乙亥勅諸道州府每年徵納兩稅除送上都外留州留

使錢緣草賊未殄費用滋廣兩稅之外難議加徵然以饋運之

間又須得濟諸道留使錢宜令長吏於諸色給用中每貫量減二百文以資軍用事平之後即仍任舊壬午出內藏庫錢五萬貫付度支以備軍需

二月正月內出繒綿八萬匹付度支以助軍資

四月辛未詔曰頃以寇賊未殄費用滋廣先有詔勅於諸道留州留使給用錢中每貫量抽二百文今兵戈已戢經費有常其抽錢宜從今年四月十一日以後停切令官吏所在知委不得妄有增減

七月以討汴州李齊內出綾絹五十萬匹付度支以充軍用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大赦制官禁經費及乘輿服膳委所司起今年三分其本色物價及水陸脚價一半委度支

收管一半便任本府收充助貧難下戶闕額稅錢
寶曆二年五月辛巳勅如聞度支近年諸色支用常有欠闕今又諸軍諸使賜衣支遣是時須有萬圓使其濟辦宜量賜絹及紬一萬匹以戶部物充之

七月壬辰戶部侍郎崔元略進准宣索見在左庫藏挺銀及銀器十萬兩金器七千兩舊制戶部所管金銀器悉貯於左庫時帝意欲便於賜與故命畫輪內藏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鹽鉄使王播進停減鹽鉄官吏課料絹一萬六千三百匹

六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裴度進金六十八挺
十一月庚寅勅李寰下將士衣糧舊准神策軍例支給衣初移

鎮伍令度支且准舊例虜分待滄景事平後仍委條疏聞奏
二年十月辛酉勅武寧軍士馬悉在行營不同常日舊賜綾絹
二萬匹仍委度支逐便支送

四年五月戊子罷度支每年於劍南西川織造年支綾羅錦等
共八千一百六十七匹張端數內五百餘事

九年春正月甲戌中書門下奏太倉見在粟二十六萬八百
五十四石並請留充貯備不承別勅不在給用之限如有特勅
支用亦須覆奏從之

七月乙巳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奏東渭橋每年北倉收貯漕
運糙米一十萬石以備水旱今累年計貯三十萬石請以今年
所運者換之自是三歲一換率以為常則所貯不陳而耗蠹不
作許之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敕詔其京兆府府一年所支用錢物斛斗
草等並勒鹽鐵使以開成元年直進綾絹充還辛酉鹽鐵使左
僕射令狐楚請以罷脩曲江亭子絹一萬三千七百匹廻還作
脩尚書省亡費從之

二月度支奏每年諸司并畿內諸鎮軍糧等計粟麥一百六十
餘萬石約以錢九十六萬六千餘貫糶之畿內百姓每年納兩
稅見錢五十萬貫納以粟麥二百餘萬貫糶之是度支糶以六
十而百姓糶以六十五農人賤糶利歸商徒度支貴糶賄行黠
吏今請以度支貴糶賤五十萬貫送京兆府充百姓一年兩稅
勒二十三縣代緡輸粟八十萬石小麥二十萬石充度支諸色

軍糧則開成三年以後以每歲放百姓一半稅錢又省度支錢一十萬貫勸農減費物理昭然仍請百姓廣開田畝更不加稅行之有節富庶可期詔付京兆府夏季以前先造戶帖務使平允凡折納之術行於豐年斯惠農畝苟非豐登人用苦之蓋輸緡易而輸粟難也

法令

武宗昌會元年赦曰應州縣等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務取虛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人戶酒食料率所由令虛通領狀招領價錢又陳設之物遍擾閭里蠹政害人莫斯為甚宜委本道觀察使條踈量州縣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前觀察使刺史前任臺省官

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及羨餘錢充每至季終申觀察使不得輒配所由人戶並限赦書到後一月內處置訖聞奏如虛立名目妄破官錢宜前科配並同入已枉法贓處縣令已下親故以家口同行者並須以料錢供給不得擅配店戶紙供其所在食帖切宜禁斷如有犯者並以贓論仍委御史臺及所在巡按常加察訪

懿宗咸通五年五月丁酉詔如聞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網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凋傷轉甚宜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文以助軍錢以充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徭配稍簡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閑劇准此例與置本錢

利息

七月壬子延資庫使夏侯攷奏鹽錢戶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資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足內戶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五萬足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以前除納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貫足當使緣戶部積欠數多先具申奏請於諸道州府場院合納戶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錢內割一十五文屬當使自收管勅命雖行送納稽緩今得戶部牒稱所收除陌錢除錢絹外更有諸雜物貨延資庫徵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延資庫錢絹一時便足其已前積欠候物力積充積堙漸填其所割十五文錢即當司仍舊收管又緣累歲已來嶺南用兵多支戶部錢物當使不欲堅論舊欠請依戶部商量合納今年一年額色絹湏足明年即依舊制三月九月兩限送納畢其已前積欠仍令戶部自立填納期限者勅旨依之

限程

八年九月丁酉延資庫使曹確奏戶部每年合納當使三月九月兩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匹錢五萬貫太中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足前使杜棕申奏起請咸通五年正月已後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戶部八十八文除陌錢內割十五文當使收管以填積欠續據戶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色零碎諸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逐年兩限湏足其除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前使夏侯攷其事

由申奏且請依戶部論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絹戶部已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前絹依前不旋送納又續欠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七貫文者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為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財貨不充則名額虛設當置制之時所令三司逐年分減送當使收管元勅兵部有錢穀但令本司減割送庫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漸隳舊制年月既久積欠轉多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稍稱備邊名號得遵元勅指揮乃割戶部除陌八十文內十五文收管及戶部請逐年送庫具粟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請諸道州府場監院送戶部錢絹內分配令勒留下合送納延資庫數目令本處別為綱運與戶部綱同送上都直納延資庫則戶部免有逋懸不至累年

積欠從之

鈔監

十月丙寅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奏當司應收管江淮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兩稅推酒及旨支米價并二十文除陌諸色屬少錢准舊例逐年商人投收使換自南蠻用兵已來置供軍使當司在諸州府場監錢猶有商人便換齎省司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皆被諸州府稱准供奉軍使指揮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當司支用不克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不得託稱占留

收留

昭宗乾寧四年同州節度使長春宮使韓建奏以京兆府於每

年見徵賦內減四十萬貫充上供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兩浙節度使奏差使狎茶貨往青州
迴鑿供軍布衫段送納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制曰先皇帝運關外之資聚俱洛中
之戎馬遂致百姓困弊不勝饋輓之勞今則須為制置令度支
與摠官司會定在京兵數據所供饋積貯師其近畿糧儲可令
諸軍就食其租庸司先將係省錢與人迴圖所供課利或爛茶
弊物積年之後和本乾末為弊最深宜令盡底收納以塞倖倖
門

八月乙未汴州奏兵額數廣稅物不多切慮年終供饋有關支
郡舊管曹州伏乞却歸當道從之

三年三月三司使奏河陽曰波鞏縣見有軍儲百萬餘斛草二
百七十萬束

舡馬

長興二年四月太子賓客裴暉上言以京師牛馬多草價貴請
畿內種禾者放地頭錢及甸服之內舟船所通沿河置場買草
每至春夏即宮中出賣

三月十二月乙亥三司使馮贇奏奉聖旨賜內外臣寮節料羊
計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可乎范延光奏曰供御厨及內司食羊
每日二百口歲計七萬餘口釀酒糯米二萬餘石帝聞奏歛容
良久曰支費大過如何減省初莊宗同光時御厨日食羊二百
口當時物論已為太多今羊數既同帝故駭心

四年二月癸丑帝御中興殿樞密使范延光曰緣邊屯戍兵士人馬支費月計極多若春夏之交便有霖雨山水險湍軍無興舉之理應緣邊兵馬請移於近裏州郡以便芻糧從之帝因問延光內外見管馬數對曰見兵馬數管騎軍三萬五千帝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大祖在大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與汴家二十年校戰自始至終馬數裁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十匹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卒練將師之不至也吾老矣馬將柰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國家養馬太多試計一騎士之費可瞻步卒五人養三萬五千騎低十五萬步卒既無所施虛耗國用臣恐年年不易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何負哉八月賜侍衛親軍優給有差時月內再有煩給自茲府藏無餘

積矣

十一月辛巳朱弘昭馮贇曰臣等自蒙重委計度國用盈虛而支給常若不足者直以賞軍無等馬價太多之弊也若不早為節限後將難濟宜嚴勅西北邊鎮守此後禁止

倉庫

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洋州節度使孫韶上言於洛谷路造倉舍三月討鳳翔西京留守王思同上言度支供軍錢一千萬末帝即位改元清泰太后太妃出宮中衣服器用簪珥之屬令主者陳于帝庭以助勞軍也帝朝太后辭之不獲初三司計用賞軍錢五十萬有餘及士庶房課搜索質兼貢物及二十萬兩官知之故有斯助

二年六月甲申以邊軍餽運不給詔北面總管以河東諸州民戶有多積粟菽者量事抄借以益軍儲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北面總管府博換糴軍糧以充軍士
七月甲午北面總管言邊軍乏芻糧以其重勞巡兵士欲移振武就軍食從之

普高祖初即位改元天福赦制曰悉力為時整財助國苟不推於思命亦何示於賞酬自舉義以應借率人戶其經抄括商旅資財錢物委所司明置文籍候平定之後當議給還

二年九月丁卯據度支奏應請假出入覲省朝人皆是等第支賜茶藥自前委所司以諸進到者給今諸庫並無見在今後應有請假臣寮欲請權住支候有進到即依舊支賜從之

六年八月宣三司指揮鄴都澶相具博五州配買修軍營材料一萬五千間仍差工匠人夫共九千人充役

周廣順元年丙寅五月鄴都王殷言奉宣以去年諸倉羨餘解斗留一萬石本府公代餘係籍管

麻不羅

